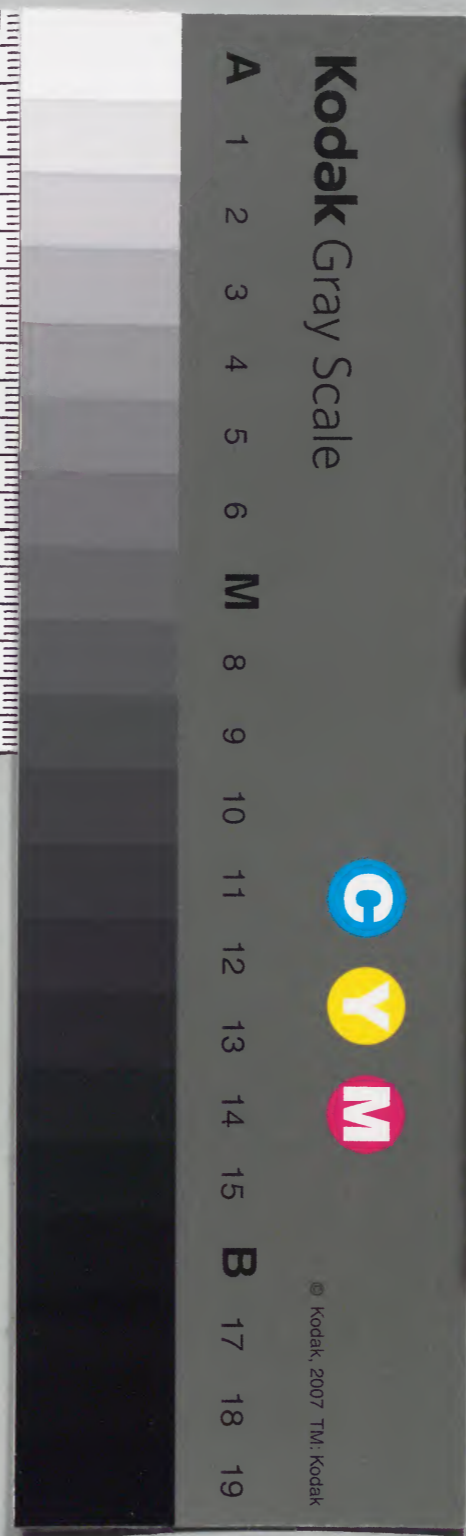


漢書類編

			九	漢
	一	二	〇	書
一	一	〇	〇	門
二	二	四	一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二		九	漢
八		二	書
函	一	〇	
二	二	一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201	
冊數	12 (3)		
函號	286	186	



憲章類編卷之五

親征

淺草文庫

征虜酋本雅失里

永樂七年九月遣書諭

皇太子曰比遣丘福等率兵北征皆沒於虜厚國如此若

不再舉殄滅之邊禍未已今選將練兵來春朕決意親

征凡國家之事爾當慎重不可忽也 十月上召諸將

諭以親征之策



永樂八年二月。上親征虜酋本雅失里命胡廣揚榮
 金幼孜扈從命皇長孫留守北京以親征胡虜詔告天
 下。丁未車駕發北京。三月丁卯朔。甲戌。駐蹕
 鳴鑾戍瓦剌順寧王馬哈木遣完者不花答哈帖木兒
 等貢馬謝恩賜綵幣襲衣。乙亥。上大閱誓師。丙
 子車駕次凌霄峰登絕頂望漠北顧胡廣等曰元盛時
 此皆民居今萬里蕭條尚敢倔強果何所持哉因問廣
 等曰諸將此來不聞進一言何也對曰成筭在上星火
 之輝何能上禪日月上曰是何言也聖人有資於芻蕘
 之言何況君臣之間古稱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朕有所
 為必盡衆人之情曷嘗專任一己以掩群策。丙申。
 駐蹕清水源去營三里許平泉躍出洋溢四達士馬飲
 之不渴賜名神應泉。夏四月丁酉朔。癸卯車駕次
 玄石坡製銘勒于立馬峰之石銘曰維日月明維天地
 壽。玄石勒銘與之悠久。壬子車駕次禽胡山製銘刻
 石曰翰海為鐔天山為鏑一掃胡塵永清沙漠賜其泉
 名靈濟。甲寅車駕次廣武鎮賜其泉名清流製銘刻
 石曰於鑠六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五月

乙卯車駕至斡難河追及虜虜拒戰上登山布陣麾
 先鋒逆擊一呼而敗之本雅失里窮迫以七騎度河道
 去遂班師 六月 班師至靖虜鎮阿魯台詐降逆戰
 敗走上追擊大敗之 秋七月車駕次開平宴勞將士
 遣楊榮齋書諭皇太子以七月十七日抵北京 壬午
 車駕至北京

征瓦剌

永樂十二年二月詔親征瓦剌先是朝廷封阿魯台為
 王瓦剌馬哈木等怨焉自是朝貢不至遂議親征命安
 遠侯柳升將中軍武安侯鄭亨寧陽侯陳懋豐城侯李
 彬領左右哨成山侯王通都督譚清領左右掖都督劉
 江朱榮等為前鋒 三月車駕發北京皇太孫從行
 夏四月甲辰朔 五軍出塞 五月癸酉朔 駐蹕楊
 林 上閱武之暇皇太孫侍每語以創業守成之難
 六月壬寅朔 虜寇峇里巴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等
 率衆逆我師 上麾柳升等發神機銃砲斃賊數百人
 親率鐵騎擊之虜大敗殺其王子十餘人斬虜首數十

級餘衆敗走上還帳中皇太孫入見上語以虜敗之故
皇太孫叩首稱賀上曰此虜尚未還夜中尤須慎防遲
明追撲之必盡殲乃已皇太孫對曰陛下督戰勤勞天
威所加虜衆破膽矣今既敗走假息無所寧敢返顧乎
請不須窮追宜及時班師上然之 庚戌班師 戊午
駐蹕三峯山之西南和寧王阿魯台遣所部都督朵
兒只咎卜等來朝命中官王安齋勅往勞之 己巳
車駕次黑山峪勅皇太孫以班師告天地宗廟社稷遂
頒詔天下 秋七月壬申朔 癸巳 駐蹕宣府 己
亥駐蹕沙河皇太子遣兵部尚書金忠指揮使楊義進
迎鑾表至 八月辛丑朔 車駕至北京 上御奉天
殿受賀大宴文武群臣及從征將校命禮部會議將士
功賞

征阿魯台

永樂十九年十月阿魯台數寇邊

永樂二十年二月命英國公張輔等同六部官議北征
餽運 三月 邊將奏虜寇阿魯台犯興和先是阿魯

台為瓦剌馬哈木等所敗窮蹙日甚以其妻孥部落奔
竄而南保息塞外奉表稱臣遣使貢駝馬上曰虜
性黠詐勢窮來歸非其本心然天地之仁發育而已豈
有所擇哉遂納其貢而禮其使詔封阿魯台為和寧王
母妻皆為夫人賜金帛俾仍居漠北阿魯台感上恩德
屢遣使貢馬又遣其子來朝數年畜牧益蕃生聚益富
而兇悖之心復萌其朝貢之使既歸往往就途劫掠朝
廷使者至彼或恣慢侮亦有拘留之不以禮待者其部
屬屢為邊患每因其使行戒諭之而怙終不悛至是大
寇興和親征之議遂決在廷文武之臣羣謀僉同命五
府整兵戶部理餽餼諏日啓行遂誓將士丁丑以親
征告天地宗廟社稷戊寅較祭于承天門遣官告旗纛
太歲風雲雷雨等神車駕發北京遣官祭居庸山川
辛巳駐蹕鷄鳴山虜寇興和者聞上親征遂夜遁諸
將請急追之上曰虜非有他計能譬諸狼貪一得所欲
急走追之徒勞少俟草青馬肥道開平踰應昌出其不
意直抵窟穴破之未晚夏四月辛丑駐蹕龍門戌
卒言虜倉猝遁去遺馬二千餘匹於洗馬嶺勅宣府指

揮王禮蓋收入城。乙卯駐蹕雲州閱兵。顧謂侍臣曰：今從征之士皆各處簡擇來者，若不閱習，何以禦敵？兵法以虞待不虞者勝。又曰：設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策。朕所以慎重而不敢忽也。五月辛酉端午節，駐蹕獨石，賜隨征文武群臣宴。乙丑車駕度偏嶺，命將士獵於道傍山下。上顧從臣曰：朕非好獵，顧卒隨朕征討道中，惟畋獵可以馳馬揮戈，振揚武事，作其驍勇之氣耳。丁卯大閱，諸將曰：兵行猶水，水因地而順流，兵因敵而作勢，水無常行，兵無常勢，能因敵變化取勝者，謂之神。今先使之習，熟行陣，猝遇寇至，麾之左則左，右則右，前則前後，後則後無往不中節矣。戊辰觀士卒射一小旗，二發皆中，賜牛羊各一鈔，二錠銀碗二。上曰：賞重則人勸。是日上親製平虜三曲，俾將士歌以自勵。庚午召英國公張輔、安遠侯柳升、寧陽侯陳懋、武安侯鄭亨、陽武侯薛祿、隆平侯張信、應城伯孫亨、新寧伯譚忠、興安伯徐亨，令就營中馳射。上親觀之，惟輔升懋連中，餘或半中。孫亨不中，被罰罷其領兵之任。張信托病不至，降充辦事官。上謂諸將曰：為將之道，勇智

貴兼全弓馬便捷所向無敵勇也計筭深遠無所遺失
智也智勇全而後可以建功業勇而無智一卒之能耳
汝曹勉之 辛未車駕發隰寧次西涼亭西涼亭者故
元往來巡游之所 上望其頽垣遺址樹木鬱然謂侍
臣曰元氏創此將遺子孫為不朽之圖豈計有今日書
云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况一亭乎可以
為殷鑒矣因下令禁軍士斬伐樹木 癸酉車駕發西
涼亭次閔安下令軍中牧放樵採皆不得出長圍之外
時營陣大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建左哨右哨左掖右
掖以總之步卒居內騎卒居外神機營在騎卒之外神
機營外有長圍各周二十里 上顧侍臣論用兵之法
因召諸將諭曰卿等嘗從朕征討百戰成功試言今日
驅除此寇之策諸將叩頭言臣等淺陋惟成筭是命上
曰兵法云多筭勝少筭不勝蓋用兵之際智在勇先不
可忽也馭衆之道固須部伍整肅進退以律然必將帥
撫士卒如父兄於子弟則士卒附將帥亦如手足之捍
頭目上下一心乃克有濟至於同列尤須和協一隊當
敵則各隊策應左右前後莫不皆然譬如舟行遇風同

舟之人齊力以奮波濤雖險靡不獲濟爾等勉之 癸
未車駕發威鎮次行州命戶部以山西河南山東所運
糧六萬餘石儲於山海 六月丙戌朔 癸巳車駕次
威遠川開平報虜復攻萬全 上召諸將問計皆曰宜
分兵還擊之上曰不然此詐謀也虜慮大軍徑搗其巢
穴故爲此牽制之術然其衆不多知大軍北行必已喪
膽况敢攻城哉不足慮也 秋七月丙辰朔 己未車
駕次殺胡原前鋒都督朱榮等獲阿魯台部屬送御營
傳言阿魯台所部聞大軍出皆憂懼日有背叛而遁者
繼聞車駕親征阿魯台舉家惶懼其母及妻問之罵曰
大明皇帝何負爾而必欲爲逆天負恩事爾死固宜而
使吾屬駢首就縛而俘囚將死無葬身處皆汝所貽禍
也阿魯台盡棄其馬駝牛羊輜重于濶樂海之側與其
家屬直北走矣 上曰獸窮則走然此點虜未當遽信
或挾詭謀示弱以誤我不可不嚴備前哨繼獲虜部曲
亦言虜悉衆夜遁矣驗之而信召都督朱榮吳成等還
發兵盡收虜所棄牛羊駝馬焚其輜重上召文武群臣
諭曰朕非欲窮兵黷武虜爲邊患驅之足矣將士遠來

亦宜休息遂命旋師。是夜召諸將諭曰：阿魯台敢為悖逆者，以有兀良哈為之羽翼也。今阿魯台遠遁，而兀良哈尚敢入寇，當還師剪之。諸將請分兵進擊，遂簡步騎二萬分五道以行。且授之方畧曰：兵貴神速，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可也。諸將頓首受命。上曰：官軍至彼，虜必西走，朕當以兵從西要之。遂率精騎數萬馳往。命鄭亨王通薛祿將之。庚午，上率師至屈裂兒河，虜寇數萬餘驅牛馬車輛西奔，陷山澤中。上麾騎兵為左右翼齊進，寇望官軍勢盛欲突而走。上率前鋒衝之，斬首數百級。寇自蹂踐死者相枕藉，餘衆散走上乘高望之。見寇復聚，乃麾兵繞山出其右，又分兵渡河斷其後。又麾兵出其左，先令甲士持神機弩伏深林中。戒曰：寇經此則發。又命嚴陣山下以待。已而寇盡棄其輜重馳突而左。上麾御前騎士與山下兵馳追之。寇驚走而林間神機弩競發，寇大潰，死傷不可數計。餘寇尚數百人，躍馬而走。上曰：必有首虜在其中，須擊之。率騎兵追奔三十餘里，抵其巢穴，斬首虜數十人，生擒其黨伯兒伯克等。盡收其人口牛羊駝馬，焚其輜重兵器。暮次豐潤屯。諸

將皆頓首賀。上曰：用兵吾豈得已哉！諸將曰：天道福善禍淫，陛下奉天伐罪，以保寧兆民，豈過舉也。八月乙酉朔，以班師遺書諭皇太子及頒詔天下。九月乙卯朔，丁巳，車駕度居庸關，次龍虎臺，饗隨駕將校。北京文武大臣迎見。壬戌，昧爽，上乘法駕入京城，躬告天地宗廟社稷，畢御奉天門朝百官，上表賀平胡。

再征阿魯台

永樂二十一年秋七月，虜中有來降者言阿魯台將犯邊。上召諸將諭曰：去秋此寇犯興和，朕率師擣其巢穴，復東剿其黨元良哈之衆，其窮亦甚矣。今以朕既得志，必不復出，故萌妄念。朕當率兵先馳塞外以待之，虜不虞吾兵已出而輕肆妄動，我因其勞而擊之，破之必矣。諸將皆曰：善。是日命柳升、陳英將中軍，鄭亨、孟瑛、張輔、李安、王通、徐亨將左右軍，陳懋等將前鋒，先馳攻之。八月，宴勞大營，五軍諸將因大閱，遂發京師，楊榮扈從。甲寅，車駕發宣府，次沙嶺，賜諸將內廐馬。庚申，車駕次萬全，兵民有進馬、牛、瓜等物者，命倍時值。

酬之 九月己卯朔 駐蹕沙城朝鮮國王李禔遣陪
臣崔雲詣軍門奏事令還北京待命 虜中阿失帖木
兒古納台等率其妻子來降言阿魯台今夏爲瓦剌順
寧王脫歡等所敗部落潰散無所屬今若聞天兵復出
必疾走遠避豈復敢萌南向之意命賜酒饌衣服且授
阿失帖木兒等俱正千戶 冬十月戊申朔 陳懋等
以韃靼王子及其部屬來降封也先土干爲忠勇王賜
名曰金忠也先土干之來也其甥把台罕實贊之遂授
把台罕都督俱賜冠帶織金襲衣左右皆贊上功德之
盛上曰昔唐突厥頡利入朝太宗言胡越一家有矜大
自得之意朕所不取惟天下之人皆遂其生邊境無慮
兵甲不用斯朕志也 遣書諭皇太子以也先土干納
款之故遂下詔班師 車駕發萬全 十一月戊寅朔
車駕次懷來在京諸司遣官迎見 甲申車駕至京
師謁告天地宗廟社稷畢御奉天門文武羣臣上表賀
賜忠勇王金忠誥券金印朝服玉帶織金文綺

三征阿魯台

永樂二十二年春正月戊寅朔 大同開平守將並奏
虜寇阿魯台所部侵掠邊境初金忠來歸屢言阿魯台
數為邊患請發兵討之願為前鋒自效 上曰兵豈堪
數動朕固厭之矣忠曰雖天地大德無物不容其如邊
人荼毒何時可已上曰卿意甚善但事須有名姑待之
是日邊報至召公侯大臣計之且告以金忠之意群臣
奏曰忠言不可拒逆賊不可縱邊患不可坐視用兵之
名不得避也惟上決之上可其奏即日勅緣邊諸將整
兵以候 三月 戊寅大閱 夏四月 戊申以親征

胡寇命皇太子告天地宗廟社稷遣官祭旗纛山川等
神 己酉車駕發北京楊榮金幼孜扈從 癸丑遣太
常寺官祭生居庸山川車駕度居庸關 庚午車駕次
隰寧 五月己亥朔 車駕次威虜鎮 乙卯車駕次
開平 甲申 上召太學士楊榮金幼孜至幄中諭之
曰朕昨夕三鼓夢有若世所畫神人者告朕曰上帝好
生如是者再此何祥也豈天屬意此寇部屬乎榮對曰
陛下好生惡殺誠格于天此舉固在除暴安民然火炎
崑岡玉石俱燬惟陛下留意上曰卿言合朕意豈以一

人有罪罰及無辜即命草勅遣中官伯力哥及所獲胡
寇齎往虜中諭其部落曰往者阿魯台窮極歸朕朕待
之甚厚爾等所知朕何負於彼而比年以來寇掠不止
朕聞者以天人之怒再率師討之如狗將士之志奮雷
霆之威爾等豈復有噍類朕體上帝好生之仁亦猶冀
其或改而自新也今王師之來罪止阿魯台一人其所
部頭目以下悉無所問有能敬順天道輸誠來朝悉待
以至誠優與恩賚毋懷二三以貽後悔 壬辰車駕次
長樂鎮楊榮金幼孜侍 上曰漢高祖過栢人慮迫於

人今朕至長樂思與天下同樂何時而庶幾也榮等對
曰陛下聖志如此天必助順矣 丙申車駕次清鎮即
元之應昌路是日兩重車皆在後 上諭諸將曰輜重
者六軍所恃以為命兵法無輜重無糧食無委積皆危
道曹操所以屈袁紹者先盡其輜重今諸軍皆至而重
車在後爾等獨不遠慮耶遂命分兵接之 丁酉駐蹕
清平鎮 己亥車駕次威遠川 六月甲辰朔 帝出
塞已久尚未抵賊巢而士卒多艱楊榮金幼孜夙夜計
慮奏言虜已遠遁遂獲班師之命 戊午車駕次玉沙

泉 已未車駕次龍武岡 庚申車駕次天馬峯復行
數十里陳懋等遣人奏臣等已至荅蘭納木兒河彌望
荒塵野草虜隻影不見車轍馬跡漫滅疑其遁已久矣
上遣張輔王通等分兵山谷大索仍命懋及金忠前
行覘賊 癸亥車駕次連秀坡陳懋金忠引兵抵白坪
山咸無所遇以糧盡還於是英國公張輔奏願假臣等
一月糧率騎深入罪人必得 上曰今出塞已久人馬
俱勞虜地早寒一旦有風雪之變歸途尚遠不可不慮
楊榮金幼孜言是卿等且休矣 甲子車駕次翠雲屯

召張輔等諭曰昨日之言朕思之不可易也古王者制
夷狄之患驅之而已不窮追也且今孽虜所存無幾茫
茫廣漠之地譬如求一粟於滄海可必得耶吾軍失有
罪不欲重勞將士朕志定矣遂命班師 秋七月甲戌
朔 庚辰車駕次清水源道傍有石崖高數十丈命楊
榮金幼孜刻石紀行曰使後世知朕親征過此也 丁
亥車駕次翠微岡 上御幄殿憑几而坐楊榮金幼孜
侍上顧問內侍海壽曰計程何日至北京對曰八月中
可至上頷之既而諭榮幼孜曰東宮歷涉年久政務已

孰還京後軍國事悉付之朕惟優游暮年享安和之福
矣榮幼孜對曰殿下孝友仁厚天下屬心允稱皇上付
託上喜顧太監馬雲賜榮幼孜羊酒 戊子車駕次雙
流灤以旋師遣禮部尚書呂震齋書諭皇太子并詔告
天下 己丑車駕次蒼崖戍 上不豫下令大營五軍
將士嚴部伍謹哨瞭毋忽 庚寅車駕次榆木川 辛
卯上崩

征漢王高煦

宣德元年八月 漢王高煦反遣親信人枚青等入京
約舊功臣為內應青至英國公張輔所輔暮夜繫之以
聞 上親問之悉得其實遣中官侯泰齋書與高煦言
昨護衛餘丁枚青來言叔有督過朝廷之舉予誠不信
然慮是小人離間不可不告 高煦遣百戶陳剛齋奏
言 仁宗皇帝不當違洪武永樂舊制與文臣誥勅封
贈謂上不當脩理南巡席殿斥三大臣為奸臣而指
夏原吉為首並索誅之 上覽之曰高煦之不臣天地
祖宗實監臨之出其奏及書示群臣命行在兵部榜示

中外上將親征命蹇義楊士奇夏原吉楊榮楊溥吳中胡濙張本顧佐協同扈從辛未以高煦之罪告天地宗廟社稷百神遂親征是日車駕發京師率大營五軍將士以行東南天鳴聲如萬鼓上遣書諭高煦曰人言王反朕初不信及得王奏知王志在禍生靈危宗社朕興師問罪非得已也王太宗皇帝之子仁宗皇帝之弟朕嗣位以來事以叔父禮不少虧何爲而反耶朕惟張敖失國本之貫高淮南受誅成於伍被自古小人事藩國率因之以自圖富貴而陷其主於不義及事不成則反噬主以圖苟免若此者多矣今朕師已壓境王能悔禍禽所倡謀者來獻朕與王削除前過恩禮始終善之善者也王如執迷或出兵拒敵或嬰城固守圖僥倖於萬一當率大軍乘之即成禽矣又或麾下以王爲奇貨執以來獻王以何面目見朕雖欲保全不可得也王之轉禍爲福一反掌間耳其審圖之辛巳昧爽至樂安駐蹕城北上念矢石之下禍及無辜乃遣諭高煦云今山東都布按三司及衛所府州縣官并爾護衛軍校餘丁民人奏爾反逆朕皆未信及覽陳剛

齊至本上誣先帝遂及朕躬爾罪著矣朕以祖宗付畀
之重天下生民大計親率問罪之師已至城下爾不來
朝亦不遣護衛王府官出見是負固不服今以誠心待
爾爾能戰則戰不能則詣軍門而陳爾情庶得保全始
終如怙終不受命城破之日悔罔及矣午復遣勅諭之
曰前勅諭爾備矣朕言不再爾其審圖之又以勅繫矢
射城中諭逆黨以禍福於是城中人多欲執高煦來獻
者高煦狼狽失據密遣人詣行幄陳奏願寬假今夕與
妻子別明旦躬赴軍門歸罪上許之是夜高煦盡取積
歲所造兵器與凡謀議交通文書燬之城中通夕火光
燭天 壬午駐蹕樂安城南 高煦將出叛黨王斌等
固止之曰寧一戰以死不可為人擒也高煦給斌等復
入宮遂潛從間道出為官軍所執以獻文武羣臣列奏
其罪請正典刑 上曰彼固不義祖訓待親藩自有成
法群臣復言春秋之法大義滅親上却之但命以羣臣
劾章示之高煦跪言臣罪萬死惟生殺在皇上遂令高
煦為書召諸子同歸京師 乙酉班師 庚寅駐蹕獻
縣之單橋戶部尚書陳山迎駕山言漢趙二王實同心

宣章類編 卷之五 七
宜乘今席捲之勢移兵彰德襲執趙王國家可永無虞
上召楊榮蹇義復原亦楊士奇謀之義原亦以為可
上令士奇草勅士奇執不從遂促還京 九月辛卯朔
甲午駐蹕新城縣北 丙申車駕至京師 上御奉
天門高煦父子家屬皆至京師行在刑部都察院大理
寺暨文武廷臣劾奏高煦謀危宗社大逆不道宜正國
典以為亂臣賊子之戒上曰國家待宗藩具有祖訓朕
不敢違命行在工部築館室於西安門內處高煦夫婦
男女其飲食衣服之奉悉仍舊無改 上出御製東征
記以示群臣凡書高煦之罪及朝廷不得已發兵之故
蓋詳備云

駕巡諸關

宣德三年八月 上御奉天門召公侯伯五軍都督府
諭之曰胡虜每歲秋高馬肥必擾邊圉來邊備不審何
似東北諸關隘皆在畿內今農務將畢朕將親歷諸關
警飭兵備卿等整齊士馬以俟 命蹇義復原吉楊士
奇楊榮胡濙王驥施禮吳忠凌宴和楊溥姚文直王文

貴等各率其職扈從。勅駙馬都尉袁容隆平侯張信
尚書張本張瑛郭敦右都御史顧佐等居守。丁未車
駕發京師度潞河駐蹕虹橋召諸將諭曰朕深居九重
豈不自樂但朝夕思念保民故爲此行今日渡河道路
所經皆水潦之後秋田無獲朕念民艱憫焉於心爾將
士敢有一毫侵擾民者必殺不赦遂命錦衣衛遣官巡
察。九月庚戌朔車駕入薊州境內上覽郊原平遠
山川明秀田疇刈獲之後頗有遺秉滯穗上甚喜歎
曰使他處皆若此朕何憂焉駐蹕薊州西之五里文武

官吏耆老朝見上進其州官諭之曰此漢漁陽郡也昔
張堪為政民有樂不可支之歌流聞至今古今人材性
不相遠爾曹勉之又進其耆老諭曰今歲斯郡獨豐稔
無他虞善訓勵子孫務禮義廉恥之行毋安於溫飽而
自棄也衆叩首而退。辛亥車駕至石門驛喜峯口守
將遣人馳奏兀良哈之寇萬衆侵邊已入大寧經會州
將及寬河上覽奏曰是天遣此寇投死耳遂駐蹕石
門之東召問諸將將咸請擊之亦有請益徵兵者上
曰孽虜無能爲但謂吾邊無備故敢來若知朕在此當

驚駭走矣。今惟擒之勿縱也。然此出喜峯口路隘且險，單騎可行。若候諸將並進，恐緩事機。朕以鐵騎三千先進，出其不意，擒之必矣。或言三千未必足用。上曰：兵在精與和，不在多。三千精兵足辦擒賊。諸軍可後進，遂決策親征。乙卯，車駕出喜峯口，夜軍士皆銜枚歛甲，韜戈馳四十里，昧爽至寬河，距虜營二十里。虜望我軍，以為戍邊之兵，即悉衆來戰。上命分鐵騎為兩翼夾擊之。上親射其前鋒三人，殪之。兩翼飛矢如雨，虜不能勝。繼而神機銃疊發，虜人馬死者大半。餘悉潰走。上以數百騎直前虜營，見黃龍旗，知上親在也。悉下馬羅拜，請降，皆生縛之。丙辰，斬其首渠，駐蹕寬河。分命諸將搜山谷，擣虜穴，忠勇王金忠及其甥都督把台奏請自效。上從之。有密言於上曰：虜其類也，往則不復矣。上曰：去留亦任所欲耳。朕為天下顧，獨少此二人耶？果如其志，欲去雖朝夕置於左右，亦終去。寧能久繫之耶？曰：如不欲沮其行，則遣一人足矣。上曰：朕以誠心待之，遣即俱遣。留一人乃使之蓄疑矣。朕待此二人甚厚，犬馬識秦養之恩，況人乎？彼當有以見報。遂遣之。戊午，駐蹕

會州以重陽節賜扈從文武官宴并饗將士。上既斬獲虜寇仍遣將士捕其潰散之黨至是有俘獲還者上喜大饗又親製詩歌慰勞之。總兵官覃廣奏和寧王阿魯台遣使來朝貢馬已至宣府命中官王貴馳往宣府勞之。忠勇王金忠獲虜寇數十人馬百餘牛羊數百至。上喜命中官賜之內厨酒饌而飲以金爵併爵賜之都督把台獲虜生口及馬牛羊繼至賜亦如之。

上初命諸將索虜巢穴約畢至則班師至是召文武大臣諭曰諸將至者今已六七孟冬廟享之期不遠應早旋師群臣有言諸將未至者宜少俟之廟享之期如迫請勅一親王代行禮上曰事祖宗與待將士孰重孔子言吾不與祭如不祭有如諸將更五日未至亦可俟耶。今朕留將士二萬於此以俟未至者必以明日班師遂命都督任禮太監楊慶等率官軍二萬留俟諸將畢至則歸。甲子詔班師。車駕發鐵將軍店。乙丑駐蹕備嶺。丙寅車駕入喜峯關駐蹕關內。庚午駐蹕三河縣在京諸王及文武衙門各遣官進平胡表至。壬申駐蹕齊化門。癸酉車駕至京師謁告太廟朝太皇

宣和雜錄

卷三

三

后置酒上壽

宣德九年九月上將率師巡邊命蹇義楊士奇楊榮胡濙楊溥吳中等扈從癸未車駕發京師丁酉駐蹕洗馬嶺庚子回鑾

征北虜也先

正統十四年己巳七月北虜也先大舉入寇大同兵失利邊塞城堡多陷警報時至王振不與大臣議勸駕親征百官伏闕上章懇留不從是月十七日丙戌駕發京師命郕王居守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等率官軍及私屬共五十餘萬出居庸關過懷來至宣府連日風雨人情洶洶聲息愈急駙馬都尉井源等敗報踵至隨駕文臣連上章留之振怒悉令掠陣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糧僵屍滿路寇亦佯避誘我深入至大同振又欲進兵北行朱勇膝行聽命戶部尚書王佐竟日跪伏草中惟欽天監正彭德清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踈虞陷乘輿于草莽誰執其咎學士曹鼐曰臣子固不足惜主上繫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怒詈之曰倘有此亦

天命也會暮有黑雲如織罩營雷雨大作人畜驚懼振
惡之會前軍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鎮大
同中官郭敬密言於振其勢決不可行振始有回意明
日班師大同副總兵郭登謂駕宜從紫荆關入庶保無
虞振不聽八月辛酉上至土木壬戌我師敗績車
駕北狩先數日師過雞鳴山虜追至遣朱勇率兵五萬
禦之勇無謀冒入鷓兒嶺虜兩翼邀阻夾攻殺之殆盡
兵部尚書鄺埜請車駕疾驅入關嚴兵為殿振怒曰爾
腐儒安知兵事次日駕至土木日尚未晡去懷來城二
十里欲入保懷來振輜重千餘輛在後未至留待之遂
駐土木虜四面合圍渴極掘井深二丈無水虜見我營
不行遣使持書通和召曹鼐草勅與和遣二通事與虜
使偕往振急傳令移營南行未三四里虜復四面攻圍
兵士爭先奔走行列大亂勢不能止虜騎蹂陣而入奮
長刀以砍我兵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衆裸袒相蹈藉
死蔽野塞川宦侍虎賁矢被體如蝟上與親兵乘馬
突圍不得出虜擁以去英國公張輔尚書鄺埜王佐學
士曹鼐張益而下數百人皆死其幸免者踰山墜谷連

日饑餓僅得達關騾馬二十餘萬并衣甲器械輜重盡
爲虜人所得。虜酋也先奉上居伯顏帖木兒營伯顏
亦也先弟也。戊辰報至京師大震皇太后遣使齎黃
金珠玉段疋等物詣也先營請還車駕。甲戌虜擁
上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賂至即歸駕都督郭登閉門
不納。上傳旨曰朕與登有姻婭何外朕若此登遣人
傳奏曰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啓閉隨侍校尉袁彬以頭
觸門大呼於是廣寧伯劉安孫祥霍瑄等括公私金銀
共萬餘兩出迎駕既獻虜笑不應竟擁駕去初虜來索
賂郭登曰虜給我耳莫若以計伐其謀劫其營奪駕入
城此爲上策乃謀以壯士七十餘人餉之食令奮前執
其弓刀因擁駕還召壯士與之盟激以忠義約事成高
爵厚賞士皆奮躍用命已書券給之會有沮者既淹久
虜奮復而去。虜擁上皇道宣府總兵楊洪閉城門不
出朝廷聞之逮洪繫詔獄。上既陷虜營也先屢欲謀
害一夜忽大雷雨震死也先所乘馬虜人由是恐怖益
加敬禮錦衣校尉袁彬爲虜所掠得侍。上左右頗知
書識字百凡警敏又有哈銘者先隨使臣吳良羈留在

虜至是亦與彬同侍駕留虜庭維持調護二人之力居多又有衛士沙狐狸者亦隨上至虜中汲水取薪備極勞苦也先問之亦善於應對云九月朔上在虜營也先遣使來言欲送上還京師使回以金百兩銀二百兩綵段二百疋賜也先也先復遣使致書辭甚悖慢兵部尚書于謙言于帝曰虜賊不道氣滿志得將有長驅深入之勢不可不預為計邇者各營精銳盡遣隨征軍資器械十不存一宜急分遣官四散召募官舍餘丁義勇起集附近民夫更替沿河漕運官軍令其悉隸神

機等營操練聽用仍令工部齊集物料內外局廠晝夜併工成造攻戰器具京師九門宜令都督孫鏜衛穎等統領軍士出城守護列營操練以振軍威選給事中御史如王紘輩分投巡視勿致踈虞徙郭外居民於城內隨地安插毋為虜所掠通州壩上倉糧不可捐棄以資寇宜令在官人員悉詣關支准作月糧之數實為兩得帝皆嘉納施行之冬十月朔上皇在虜營也先以送上皇還京為名與可汗脫脫不花入寇紫荆關京師戒嚴先是太監喜寧原係胡種及土木之敗降于也先盡

以中國虛實告之為彼嚮導奉上皇自紫荆關入敗我師殺指揮韓清等都御史孫祥走死朝野洶洶人無固志太監金英召廷臣問計侍講徐理自以為通曉天文倡言上占天象京師必不可守必須南遷語瑣瑣不已英叱之令人扶出練綱復上勤王急務疏其畧曰虜勢猖獗非直要求金帛而已未必不欲效金人以汴宋待我也我國家國富兵強固非宋比然求其人如种師道李綱亦未多見乞遴選武臣授以方畧俟其深入乃奮擊之及勅邊將勒兵內向邀其歸路設有倡為和議緩於武備且請南遷以圖偷安者即為奸臣宜即加誅以為衆戒帝閱悟命施行之且奇其才即授以浙江道監察御史明日于謙上疏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陵寢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咸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鑒矣太監金英宣言於衆曰有以遷都為言者上命必誅之乃出榜曉諭固守之議始決時承平日久城外壩上等處倉場芻粟以數百萬計于謙聞虜迫于關遂分遣五城兵馬司縱火焚之一面奏聞或謂姑待報謙曰寇在目前若少緩彼將據之適以

資其糧餉宋時牟駝岡之事可監矣衆皆是之 虜破
紫荆關孫祥走死遂薄京城命于謙石亨等率師出德
勝門守禦 虜焚長陵獻陵景陵 虜既抵城下連日
攻城四散抄掠石亨等與之戰殺傷相當虜知我有備
少沮喜寧嗾也先遣使來議和索大臣出迎駕衆知其
詐以通政司叅議王復爲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爲
鴻臚寺卿出朝上皇復等至虜營見 上皇及也先也
先謂爾等皆小官可令胡濙王直于謙石亨楊善等來
復辭歸上皇諭二人曰彼無善意爾等宜急去二人方
回而虜復縱騎四面剽掠攻城益急石亨折弓厲聲曰
宰臣不出計策莫能支矣先是陳循等疏請勅宣府遼
東總兵楊洪曹義各選勁騎與官軍夾擊至是又請勅
數道諭回回韃靼及漢人有能擒斬也先來獻者賞萬
金封國公復致書與司禮太監興安云約誘也先入寇
宜乘其孤軍合兵勦殺詔許之所致書爲也先邏卒所
獲既而宣府遼東兵至我軍大振石亨與其從子彪及
管神機營都督范廣以飛鎗火箭殺傷甚衆也先宵遁
復以上皇北去脫脫不花聞之遂不敢入關亦北遁

也先出居庸伯顏帖木兒奉 上皇出紫荆關連日雨雪乘馬踏雪而行上下艱難遇險則衣彬執控哈銘隨之既入虜境也先來見宰馬披刀割肉燎以進云勿憂終當送還食訖辭去 脫脫不花遣使來獻馬議和朝廷却之胡濙王直言不花也先君臣素不睦宜受其獻以間之從其言使人入見賜衣服酒饌金帛視常年有加 釋楊洪于獄中使之自効洪與孫鏜范廣等率兵二萬擊餘虜于涿州紫荆等處逐至固安大捷捕虜阿歸等四十八人斬首四百八十邀還俘掠人萬計 先是郭登欲率所部兵并糾集忠義入援登者華昌侯郭子興之孫初為勳衛從征麓川有功擢都督僉事協守大同時我師屢衄邊陲無完地大同軍士戰沒之餘城門晝閉人心瓦解有爰登者謂之曰事已至此柰何登曰天若祚國家必無可憂之事若胡勢莫過吾與此城誓相存亡當不使諸君獨死也登雖處危疑而氣益壯弔死問傷親為裹創傳藥晝夜等慮脩城繕兵以圖後舉既而虜侵京師登議率所部并糾集忠義從鴈門入援先以蠟書馳奏大畧謂胡馬南驅三關失險賊留連

內地為患非輕欲悉起各處官軍民壯入護內廷京兵擊于內臣兵擊于外使賊有腹背受敵之虞首尾不救之患且曰忠誠切已敢忘報國之心成敗在天不負為臣之節奏至賊已退優詔褒答焉尚書石璞鎮守宣府都御史沈固鎮守大同都督王通守天壽山僉都御史王竑守居庸城昌平都御史鄒來學提督京東軍務平江伯陳豫守臨清十一月虜退京城解嚴降詔撫安天下楊洪等班師還京時大臣有奏留邊將守京師者兵科給事中葉盛上言今日之事

邊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即此而觀邊關不固則京城雖守不過僅保九門無事而已其如陵寢郊社何其如田野之民荼毒何宜急遣固守宣府居庸為便從之先是土木既敗邊城多陷宣府孤危既而朝議復召宣府總兵官率兵入衛京師人心皇皇或欲遂棄其城眾紛然就道都御史羅亨信不可仗劔坐當門拒之下令曰敢有出城者手斬之眾始定城中老稚懽呼曰吾屬生矣因設策捍禦督將士誓死以守虜知有備

不敢攻北門鎖鑰賴以保全亨信之力也 上皇北至小黃河蘇武廟老營伯顏帖木兒設帳迎駕進膳上壽虜寇遼東提督都御史王翱等嚴兵禦之虜遁去

十二月 虜寇甘州都御史馬昂收斂人畜悉入城堡簡精銳選騎射躬擐甲胄出屯山隘以伺之虜聞遁去景泰元年春正月朔 上皇在虜營寫表祝天行禮也先迎上皇幸其帳宰馬設宴 上皇書至索大臣來迎命公卿集議廷臣因奏請遣官使北賀節進冬衣上謂必能識太上皇帝者始可行群臣懼謝罪繳納原奏事

遂寢 北虜入朔州大同守將郭登敗之於栲栳山初賊入境登率兵躡其踪行七十里至水頭日已暮休兵以覘之夜二鼓東西沙窩賊營自朔州掠回登召將士問計或言賊衆我寡莫若全軍而返登曰我軍去城已百里若一退避人馬疲倦賊以鐵騎來追難以自全即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於是徑薄賊營天漸明賊以數百騎迎戰登奮勇率先諸軍繼之呼聲震山谷登射中二人手刃一人遂大破其衆追奔四十餘里至栲栳山斬首虜二百餘奪回被擄人口牛馬弓刀器械以萬計

捷聞賜勅褒美進封定襄伯食祿千一百石與世券

閏正月鎮朔大將軍石亨都督范廣率兵出大同宣府

尋召還三月虜分道入寇四月叛臣喜寧伏

誅寧懷二心數教也先擾邊且不欲送上皇還京上皇

深惡之謂不誅寧還京未有期也寧又忌袁彬誘彬出

營將殺之上皇急救之乃免及是彬與上皇謀遣寧傳

命入京令軍士高磐與俱密書繫磐髀間令至宣府與

總兵等官計擒之既至城下宣府參將楊俊出與寧領

書磐抱寧大呼俊從兵遂縛寧去上京師誅之自寧既誅

虜失其嚮導稍稍厭兵矣大同參將許貴請使虜議

和不許五月虜攻代州六月北虜使來議和

遣禮部左侍郎李實等使虜先是也先以和議不成俾

其知樞密院阿刺爲書遣參政完者脫歡齎番文赴京

請和是時韃靼政事皆也先專之其兵最多脫脫不花

雖爲可汗兵稍少知院阿刺兵又少衆虜鼎立外親內

忌其合兵南侵利多歸也先而弊則均受及欲和耻屈

意而陰使阿刺等來言於是禮部會奏虜遣使迎復當

從明日帝御文華殿召文武羣臣諭曰朝廷因通和壞

事欲與虜絕而卿等累以為言何也吏部尚書王直首
對曰上皇在虜理宜迎復必乞遣使勿使有他日之悔
帝不懌曰當時大位是卿等要朕為之非出朕心于謙
對曰大位已定孰敢有議但答使盡禮紓邊患耳帝意
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即退群臣出太監興安復出傳
旨言爾等固欲答使且言孰可行者孰為文天祥富弼
其人耶眾未答王直面發赤厲聲曰豈可如此言今日
群臣皆朝廷人一惟朝廷是用孰敢有不行者如是言
之至再興安語塞既而陞都給事中李實為禮部左侍
郎羅綺為大理右少卿充正副使以行勅書既下惟言
報禮不及迎復實為訝詰內閣白之遇興安被詎曰爾
奉黃紙幹事他何與焉實等遂偕虜使北行秋七月
朔李實等起行十一日至也先所營失八兒禿之地
也先曰你每来的好我正歡喜料得你每事務成就了
若不來呵我每七月十五日人馬到北京也明日引實
等見上皇進紵絲四疋粳米魚肉煤炒燒酒等物實
等泣下叩頭畢見上皇所居者皮帳布幃席地而寢牛
車一輛馬一匹以為移營之具上皇謂實等曰比先我

來非以游畋而出乃爲天下生靈計躬率六軍征討迤
北不意被留皆王振陳友馬清烏雲所致也及也先實
有意送我回被喜寧引路先破紫荆關搶殺人後至小
黃河及乾河屢欲送我回俱被喜寧阻住喜寧聞已凌
遲處死陳友等不要饒他因問聖母及今上安好上皇
泫然淚下既又問舊臣數人又曰在此踰年始見卿等
實曰君陛下錦衣玉食今服食粗陋乃如此因極言王
振當日寵之太過以致傾危國家而陛下有蒙塵之禍
上皇曰振未敗時無人肯言此亦朕不能燭姦今悔何
及也先宰馬置酒以宴李實實以迎駕之意告也先也
先曰大明皇帝勅書內只說講和不會說接駕上皇
帝留在這裏是一箇閑人我還你每我千載之後只圖
箇好名你每回去奏知務要差太監一二人及大臣三
五人來迎我便差人送去如今送去呵成輕易了你每
皇帝復再三言之十四日實等辭上皇歸也先遣其
右丞把禿同赴京復遣人同羅綺往大同調回山西大
同一帶擾邊人馬時虜主脫脫不花普化可汗亦遣其
平章皮兒馬黑麻來議和朝廷復遣右都御史楊善侍

卽趙榮使虜報命是月壬子起行甲寅至懷來遇李實亦至丙辰實等至京奏請使臣奉迎不許文武大臣上章懇請遣使亦不許帝問李實也先講和之意虛實如何實對曰臣入番境彼處虜人皆忻悅夾道謳歌沿途乳酪勸臣飲之咸願和好蓋因彼處人馬相繼病死又因離家駐邊上日久論其和意似有實情帝曰待楊善回來再定奪八月丁卯楊善等至虜營也先見善等至甚喜許送上皇還京有平章昂克問有何禮物來迎皇帝善曰太師仁義克順天道敬我君父故送還豈爲財物乎此舉萬代瞻仰若將財物來後人說太師愛錢了也先曰都御史說的是昂克說不合理我只圖垂名後世耳也先復問善皇帝回去還做否答曰天位已定難再更換也先曰堯舜當初如何來答曰堯讓位於舜今日兄讓位於弟正與堯舜一般明日善等見上皇于伯顏帖木兒營又明日也先設筵宴請上皇至其營餞行善等亦侍飲也先曰都御史坐上皇曰太師着坐便坐對曰雖居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顧羨曰中國好禮數又明日伯顏亦設宴與上皇餞行又各設筵

宴與使臣送行癸酉上皇駕起也先率衆頭目羅拜而別伯顏率兵護送乙亥日過野狐嶺丙子至萬全右衛演武亭駐蹕丁丑宣府南城東駐蹕戊寅仍駐宣府下千戶龔遂榮詔獄時上皇已入塞朝廷猶以虜情多詐爲疑禮部連日會奏議奉迎禮未定遂榮寓書於學士高穀言奉迎當從厚大畧謂上皇之出非游畋無益爲宗社計耳今都人一聞駕旋無不喜躍則人心尚未厭上皇也今日奉迎禮當從厚主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命乃可不然恐千載史書難洗穀袖其書入朝以示廷臣曰武夫尚知此禮况儒臣乎王直曰此禮失而求之野耳胡濙欲封進庶見朝野同情以感動上心都御史王文止之陳循見之恚甚言遂榮非分請治其罪遂下錦衣衛獄尋會赦得釋己卯上皇至懷來將抵居庸禮部始得旨群臣同禮部議迎復儀注兵部總戎議防變方畧朝退多官集會議所王文忽厲聲曰來孰以爲來耶黠虜豈誠真彼不索金帛必索土地有許多事在孰以爲來耶衆素畏文聞此皆相顧無復有言者胡濙獨具儀注送內閣庚辰上皇至唐家嶺遣使回京

詔諭避位免群臣迎丙戌百官迎于安定門上皇自
東安門入今上迎拜上皇答拜各述授受之意推遜良
久乃送上皇至南宮陞座羣臣就見而退大赦天下
劉定之曰聖朝承平既久豐蔭潛滋內而姦臣播弄外
而驕虜憑陵故已巳中秋之變亘古所無然尚賴天心
默佑皇圖鞏固振威以遏其侮厚德以順其化故庚午
中秋之變亦亘古所無幹旋乾坤撥亂返正何其神速
也哉雖然聖神相繼于億萬年撫念前事豈不留心于
制治保邦之良圖也王鏊曰英廟北狩蒙塵虜人悔

禍旋奉駕歸此自古之所無也固國家國勢之強亦人
事有以中其機會是時郕王監國不欲急君邊人謝之
曰中國有主矣虜人抱空質而負不義於天下所以汲
汲來歸蓋合鄭公孫申之謀也會成公時晉人執鄭伯
公孫申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晉必歸君故
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晉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
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於是諸侯伐
鄭鄭伯歸按建文時節義之士相踵視死如歸至正
統景泰間未五十年也土木之難未聞皎然死節如所

謂南朝李侍郎者豈亦建文末年摧抑太過而士氣不無少挫邪噫此士氣之所以當培植也

議征北虜

弘治十五年五月北虜逼近塞下邊臣告急上以兵事屬中官苗達謀出兵圖之密言于上乃召劉大夏議之大夏以為不可上曰永樂間頻年出塞破虜今何不可對曰皇上聖武固同于太宗柰今將士遠有不逮且當時如淇國公丘福稍違節制數萬甲兵俱陷虜地況今之將又在丘福下不若且令各邊料敵戰守上乃悟曰善朕幾為人所誤事乃寢

憲章類編卷之五終

憲章類編卷之六

巡幸京都

洪武元年八月帝幸北京 十月戊寅 上還南京以

克燕京詔天下

洪武八年四月 上幸中都次滁州遣官祭滁陽王廟

上駐中都祭告天地

永樂六年八月丙戌詔明年二月巡北京

永樂七年正月 車駕欲巡北京命學士胡廣諭德楊

榮金幼孜修撰王英等扈從時榮喪母陞辭特留之

二月六上巡北京啓行命皇太子監國三月車駕至

北京御奉天殿受朝賀

永樂八年十月丁酉車駕發北京十一月癸亥朔冬

至車駕還京

永樂十一年二月辛上巡幸北京皇太孫從

永樂十四年冬十月上還南京

永樂十五年三月壬子上巡北京皇太子監國命胡

廣楊榮金幼孜扈從

車駕巡近郊

宣德五年九月車駕巡近郊冬十月丙子車駕

發京師駐蹕玉河諭成國公朱勇等曰今農收雖畢

而禾稼在場民間公私之費皆出於此扈從官軍不許

入民家有所求索違者處以重刑其申令各悉知之

壬午駐蹕雷家站召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問

曰唐太宗過此非征遼時乎衆對曰然上曰太宗恃

其英武而勤遠畧此行所喪不少帝王之鑒戒也又問

此山崩於順帝時人率謂元亡之徵卿等以為如何衆
 對曰順帝自是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亡上曰此言
 正合朕意昔聖帝明王之世未嘗無災異大抵國之存
 亡繫其君德之仁與不仁而已戊子回鑾駐泥河
 壬辰車駕至京師

宣德五年六月車駕返京師
 宣德五年六月車駕返京師
 宣德五年六月車駕返京師

大閱

永樂八年三月大閱誓師

永樂二十年四月乙卯駐蹕雲州閱兵

永樂二十一年八月大閱

永樂二十二年三月戊寅大閱

正統元年冬十月車駕閱武于將臺

正統十一年冬十月閱武于近郊

天順四年冬十月上御西苑閱將臣騎射令三營管

操侯伯都督以下皆騎射以三矢為率上親按籍記中
矢多寡賜鈔有差既而試御馬監勇士亦如之有畏避
不趨事者罪黜之自是將士咸加警畏知所奮勵

永樂二十二年三月三日大閱

永樂二十一年八月大閱

永樂二十年四月三日大閱

永樂十八年三月三日大閱

大閱

出游

正德十二年八月上出居庸關至懷來宣府等處游
獵邊將江彬輩導之也先是彬與邊將許泰劉暉等皆
有寵于上賜姓朱氏號外四家與上在豹房同卧
起狎近而彬寵尤盛屢導上出宮將戲近郊至居庸
關巡關御史張欽閉關上疏不聽遂遠出關外楊廷和
等累疏請回鑾且言居庸臨邊北虜不時出沒為寇正
統末年之事未遠可為明鑒不聽九月上幸大同

獵陽和虜以衆數萬掠應州。上命諸邊將擊之。虜尋引去。

正德十三年春正月郊祀畢。上復出關游幸。二月

二日太皇太后王氏崩。上還京。六月虜入寧夏塞。

上復議北巡楊廷和等諫萬乘不宜輕出。上不聽。

乃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邊。又欲以朱彬為威武副將軍扈從以行。命內閣草勅廷和語毛紀具疏連名上之。疏畧曰人君承天命以為天子四方萬國皆其臣妾今乃假稱威武大將軍國公名號下同臣

庶天地易位冠履混淆自古及今未之有也。邇者皇上時出巡游天下人心無不疑懼奈何又復為此萬一宗藩之中或有援引祖訓指此為言不知陛下何以應之又或以朝無正臣內有奸邪為名不知陛下之左右及臣等代言之臣又將何以自解臣等戮身亡家固不足恤但恐朝廷之上禍亂或從此始耳此臣等之所以日夜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自默也。疏上不省。時上必欲內閣草勅屢遣中官促之楊廷和稱疾不出上御左順門召梁儲面促草勅儲奏曰勅不敢草上曰何乃逆

命對曰：「凡事可將順，獨此勅不敢草。」上曰：「何不敢對？」曰：「陛下為君，乃自卑而列於臣，臣草勅，是以臣名君，故不敢。」上大怒，手劍立曰：「不草勅，齒此劍，儲免冠解帶，伏地流涕。」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若草勅，則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良久，上亦察其誠，擲劍而起，更命廷和草之。既而禮部尚書李遜學等廷議欲建儲居守，時朱寧陰受寧王宸濠賂，謀入寧世子司香太廟，江彬亦欲立所厚遠藩，各陰有所主。梁儲厲聲曰：「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斧鑕矣。邪謀豈可聽。」狗王瓊、王鴻儒亦助言之。議遂寢。

八月，上北巡出居庸關，遂歷宣府，至大同。九月，上在大同。冬十月，上自偏頭關渡河，幸榆林。十一月，上在榆林。十二月，上在榆林。

正德十四年春正月，上在榆林。二月初旬，上自榆林還京師。三月，上欲巡視秦岱，歷徐揚，抵南京，下蘇浙，浮江漢，登武當，且遍觀中土繁麗諸處，都下人情恟恟。時江西寧藩久蓄異謀，俟釁而發，內外咸以為憂。於是翰林修撰舒芬等約諸同志，上疏乞留，俱會闕。

下吏部尚書陸完迎諸上疏者曰主上聞直諫輒引刀
爲刎狀今日撒賴矣其容色詞氣盡歸咎於上以沮
言者一時言官又多其黨遂爲所沮芬乃邀吏部郎中
夏良勝儀制郎中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各疏連入太
醫院醫士徐鏊以醫諫又明日吏部郎中張衍慶禮部
郎中姜龍兵部郎中黃鞏孫鳳員外陸震刑部郎中顧
崇等率部僚合疏入又明日工部郎中林大輅等大理
寺正周敘等行人司副余廷瓚等並連名疏入於是
上大怒下黃鞏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徐鏊于錦衣

衛獄命舒芬張衍慶姜龍孫鳳陸震等百有七人跪于
午門外五日林大輅周敘余廷瓚等二十餘人俱下獄
明日同黃鞏等六人亦跪五日於是數日京師陰霾晝
晦人情震駭宮城內海子水溢四五尺折橋下鐵柱有
金吾衛指揮張英明言車駕出必不利乃肉袒露刃于
胸以死諫於是有旨命錦衣衛將舒芬等百有七人俱
午門前各杖三十爲首者調外任芬調福建市舶副提
舉餘俱罰俸半年夏四月命錦衣衛將黃鞏等六
人午門前杖五十徐鏊發充軍鞏震良勝潮九川俱爲

民林大輅周敘余廷瓚杖五十降三級調外任其餘俱杖四十降二級調外任時被杖而死者陸震余廷瓚主事劉校何遵評事林公黼照磨劉珪行人孟陽李紹賢劉平甫李翰臣詹軾十有一人車駕遂不果出雖士氣少振江彬姦謀少沮而國體亦少損矣八月下詔南征大學士梁儲將冕扈從時王守仁擒宸濠捷音猶未至京諸邊將在豹房者各逞所見獻擒宸濠之策上亦欲假親征南游太監張忠等見錢寧減賢事敗又欲因此邀功上出師駐蹕良鄉都御史王守仁擒宸濠捷音至奏入上令遣回待至南京另奏大學士梁儲將冕以宸濠就擒江西已寧屢請回鑾不聽九月上至南京十月上在南京禁約人民不許養猪及易賣宰殺違者發極邊衛分充軍以猪音同國姓故也遠近流傳旬日之間各處城市鄉村居民將所養猪盡行減價賤賣十一月上在南京十二月上在南京

上在南京

正德十五年正月上在南京欲就南京舊壇大祀天地梁儲等言南北配位不同且典章不可紊乃止二

月、上在南京、三月、上在南京、楊廷和毛紀疏
請回鑾、謂大祀之禮行於正月、社稷之祀舉在仲春、
孝貞皇后大祥在二月二日、禮應即時祔廟、會供改卜
至再、甚為非宜、天下朝覲官員、吏部考察、上請未奉定
奪、各官離任既久、政務悉廢、殿試進士之制亦已踰期、
自去秋聖駕南行、至今八月有餘、在京在外各衙門題
奏俱未蒙發出施行、伏望亟賜班師還京、舉行前項大
禮、各衙門題奏文書、早賜發出、毋致事務久稽、致生他
虞、不報、夏四月、上在南京、五月、上在南京、
六月、上在南京、秋七月、上駐蹕南京、既久、復有
游蘇杭、泛江浙、泝湖湘、登武當之意、畿內郡縣供給繁
難、梁儲、蔣冕、自執章奏、懇請迴鑾、泣跪於行宮門外、自
未至酉、上遣中官取奏入、且諭之、起對曰、臣未奉旨、不
敢起、中官復出傳旨云、已知道、日下便要迴鑾、儲等乃
起、八月、上在南京、閏八月、上至鎮江、幸楊
一清宅、又幸靳貴宅、撫樞嗟悼者久之、九月、上
在南京、羣黨欲自獻俘、襲功張永曰、昔未出京、宸濠
已擒、柰何襲之、於是、以大將軍鈞帖、令王守仁、重上捷

音守仁乃節畧前奏入諸人名于疏内上之始議北旋
十月上自南京班師凱旋十二月駐蹕通州
正德十六年春正月上還京

憲章類編卷之六終

憲章類編卷之七

御制衣詩文

洪武六年十一月壬子吏部尚書詹同御史中丞劉基
侍上燕于乾清宮之便閣同醉而還史館時舉人黃泉
在館校對日曆同賦一詩贈之少選奉御傳宣召同等
赴右順門會 上適乘步輦而至同餘醒猶未解上謂
同曰卿醉未醒耶同對曰臣雖醉猶能賦詩贈黃秀才
上曰詩何在對曰在史館中上顧謂宋濂宜急取之濂

取以進上笑謂濂曰朕即和同詩卿當為朕書之濂書訖乃以賜景

洪武八年八月上觀川流不息陋尹程秋水賦乃更為之賦召翰林諸臣觀之令亦各撰一篇宋濂率同列次第獻賦上皆親覽評品已而賜坐勅大官設酒饌內臣行觴上顧濂曰卿何不盡飲濂對不能飲恐愆於禮上曰卿姑試之濂飲畢上曰更宜一觴濂辭上曰一觴豈便醉人乎濂舉觴瑟縮上笑曰男子何不慷慨濂一吸至盡上天悅濂面頰行不成步上復笑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為卿賦醉歌上賦成賜濂濂頓首謝上仍命群臣各賦醉學士歌見一時君臣同樂也

洪武二十一年八月上賦平湖詩二章命群臣和之

永樂元年十二月上御謹身殿閱太祖皇帝御製文集顧解縉等曰皇考文章皆天地之心帝王之度朕宮中徧尋不可得有言建文自焚時并寶璽皆毀矣朕深慟之命禮部遣監生三十餘人分詣天下軍民之家有收藏高廟御製詩文及宸翰者皆送官錄進仍重賚之永樂四年二月上以太祖高皇帝御製嘉禾詩勒

石裝演成軸賜諸王及尚書侍郎內閣學士侍讀國子
監祭酒司業

宣德三年十月戊戌大雪上喜謂侍臣曰今年四月多
言水旱生民艱食朕恒為憂惟冀天地垂祐雨暘及時
庶豐稔可望今冬初即見雪其來歲有秋之兆乎然欲
昭格天心朕當日加警惕因賦雪詩以示不忘

宣德四年四月南京進鱮魚薦奉先殿獻皇太后畢
上御文華殿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特賜鱮魚
醇酒加賜御製詩有樂有嘉魚之句士奇等露醉獻和
章上嘉之曰朕與卿等皆當以成周君臣自勉庶幾不
忝祖宗付託

宣德五年三月庚戌上御左順門召蹇義楊士奇楊
榮等曰朕昨謁陵還道昌平東郊見耕夫在田召而問
之知人事艱難吏治得失因錄其語成篇今以示卿卿
亦當體念不忘也所錄語曰庚戌春暮謁陵歸道昌平
之東郊見道旁耕者俛而耕不仰以視召而問焉曰何
若是之勤哉器曰勤我職也曰亦有時而逸乎曰農之
於田春則耕夏則耘秋而熟則穫三者皆用勤也有一

弗勤農弗成功而寒餒及之奈何敢怠曰冬其遂逸乎
曰冬然後熟乃役於縣官亦我之職不敢怠也曰民有
四焉若是終歲之勞也何不易爾業為士為工為賈庶
幾乎少逸哉曰我祖父皆業農以及於我我不能易也
且我之里無業士與工者故我不能知然有業賈者矣
亦莫或不勤率常奔走負販二三百里外遠或一月近
或十日而返其獲利厚者十二三薄者十一亦有盡喪
其利者則闔室失意戚戚不樂矣計其終歲家居之日
十不一二我事農而勤苟無水旱之虞歲入厚者可以
支二歲薄者可以給一歲且日暮得與父母妻子相聚
我是以不顧易業也朕聞其言喜賜之食既又問曰若
平居所覩惟知賈之勤乎抑尚他有知乎曰我鄙人不
能遠知嘗躬力役於縣竊觀縣之官長二人其一人寅
出酉入盡心民事不少懈惟恐民之失其所也而陞遷
去久矣蓋至于今民思慕之弗忘也其一人率晝出坐
廳事日未晏而入民休戚不一問竟坐是謫去後嘗一
來民亦視之如塗人此我所目覩其他不能知也朕聞
其言歎息思此小人其言質而有理也蓋周公所陳無

逸之意也厚遣之而遂記其語

宣德五年十二月庚辰先夕大雪是日早朝罷上示群臣喜雪之詩復賜賞宴蓋久未雪至是大雪盈尺上喜而成詩群臣遂進和章上親閱視擇其有警戒之意者別錄之而為之序

宣德六年六月賜蹇義等招隱歌 上謂之曰朕嘗作招隱詩賜群臣以示求賢之切然古亦有招隱詩蓋彼欲招隱者與之俱遜朕則意在招徠賢者而用之恐山林之士猶未悉朕意不肯輕出再賦七言招隱歌以示卿等

宣德七年七月上燕閒閣內庫書藉得元趙孟頫所繪 函風圖因賦長詩一章召翰林詞臣示之曰函詩周公 陳后稷公劉致王業之由與民事早晚之宜以告成王 使知稼穡艱難萬世人君皆當鑑此朕愛斯圖為賦詩 欲揭於便殿之壁朝夕在目有所做勵爾其書于圖之 右宣德八年六月 上以天久不雨禱祠未應憂之作 閔旱之詩示群臣

宣德九年十二月 上御文華殿召楊士奇等出御書

洪範篇及御製序文示之且諭之曰所論或未當卿等當直言勿隱士奇等對曰聖論直得古人之精蘊上曰朕在宮中雖寒暑不廢書冊士奇等對曰帝王勤學問則宗社生民有賴矣惟願陛下始終此心矣曰卿等亦常須直言

成化十四年五月翰林儒臣編輯御製詩集成凡四卷五百八十九首

成化十八年十二月御製文華大訓成

命賦詩

永樂十一年五月癸未端午節車駕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聽文武群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觀自皇太孫而下諸王大臣以次擊射皇太孫擊射連發皆中上喜命儒臣賦詩賜群臣宴及鈔帛有差

幸太學

洪武十五年五月上幸國子監詣先師孔子行釋菜禮

成退御講筵祭酒吳顥等以次講畢上謂之曰孔子生於周末承上古聖人道統之傳率天下後世之人皆欲行聖人之道惜乎魯國君臣無能用之者當時獨一公父文伯之母責其子之不能從則一國君臣可愧矣卿等為師表正當以孔子之道為教使諸生咸知所趨向則朝廷得人矣復命取尚書大禹臯陶謨洪範親為講說反覆開諭群臣聞者莫不悚悅遂賜宴竟日而還革除建文元年三月帝幸太學御彝倫堂見師生賞幣鈔有差

永樂四年三月 上視太學

正統九年正月太學成 上臨視

成化元年三月 上視太學釋奠先師孔子祭酒司馬恂率學官諸生表謝賜祭酒等官及孔顏孟三氏子孫襲衣及諸生寶鈔

弘治元年三月 上視太學謁先師

經筵

洪武戊戌春正月召儒士許元棻瓚王胡翰汪仲山李

公常金信後孽童其履張啓敬孫履皆曾食寧越府
行中書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陳王道

洪武三年二月上御東閣學士宋濂衍制王禕進講
大學傳之十章上曰人者國之本德者人之本德厚
則人懷人懷則國固有土有財自然之理也若德不足
以懷衆雖有財亦何用哉

洪武十六年六月上御謹身殿吳沈等進講周書國
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上曰有小人必敗君子故唐虞在
禹稷必去四凶魯用仲尼必去少正卯小人巧於此上

忍於賊下人君若喜其順適已意任其所為受害者必
多怨將誰歸譬如犬馬噬人人不怨畜犬馬者乎況曰
小人中懷奸邪而其言甚似忠信不可不察上曰察之
亦不易小人善於逢迎彼知人主所樂為者不顧非義
乃牽合附會曰是不可不為知人主不樂為者不顧有
益於天下國家亦牽合附會曰是不必為此誠國之賊
也自古以知人為難而知言亦不易也

洪武十八年五月上御華蓋殿朱善進讀心箴上曰
人心道心有倚伏之幾蓋仁愛之心生則侵害之心息

正直之心存則邪諛之心消羞惡之心形則貪鄙之心
絕忠慤之心萌則巧偽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為情
欲所蔽則至公無私自無我之累矣上謂侍臣曰朕
夙興視朝日高始退至午復出迨暮乃罷日間所決事
務恒默坐審思有未當者雖中夜不寐籌慮得當然後
就寢侍臣對曰陛下勵精圖治天下蒼生之福但聖體
過勞上曰吾豈好勞而惡安向者天下未寧吾饑不
暇食倦不暇寢今天下已安四方無事高居晏樂亦豈
不願顧自古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以怠而衰者天命
去留人心向背皆決於此甚可畏也安敢暇逸

九月上御華蓋殿命朱善講周易至家人上曰齊家治
國其理無二使一家之間長幼內外各盡其分事事循
理則一家治矣一家既治達之一國以至天下亦舉而
措之朕觀其要只在誠實而有威嚴誠則篤親愛之恩
嚴則無閨門之失善對曰誠如聖諭
洪武二十年五月上御華蓋殿侍臣進講因論人之善
惡感召亦有不得其常者上曰為惡或免禍然理無可
為之惡為善未蒙福然理無不可為之善人惟修其在

已者禍福則聽於天彼為善無福為惡無禍者特時未至耳

洪武二十六年七月選秀才張宗濬等俾隨詹事府左右春坊分班入直華蓋殿侍講畢進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等事兼陳古今孝弟忠信文學材藝諸故事日以為常

洪武二十八年十一月侍臣進講尚書無逸篇

上曰朕每觀是篇必反覆詳味求古人之用心嘗令儒臣書于殿壁朝夕省閱以為鑒戒今日講此深愜朕心聞之愈益警惕

宣德二年三月上御文華殿翰林儒臣講孟子離婁章上曰伯夷太公皆處海濱而歸文王及武王伐紂太公佐之伯夷扣馬而諫所見何以不同對曰太公以救民為心伯夷以君臣之義為重上曰太公之心在當時伯夷之心在萬世無非為天下生民計也

冬十月上御文華殿翰林儒臣進講易觀大象畢上曰古者帝王有巡狩之禮後世何以不行講官對曰古之君臣上下往來以通禮意至秦尊君抑臣斯禮遂

廢上曰亦時勢不同也舜時五載一巡狩觀虞書所載
二月至東嶽五月至南嶽八月至西嶽十一月至北嶽
一年遍天下五年又巡以後世觀之人君一出千乘萬
騎百姓供億不亦難乎成周十二年一巡已與虞時不
同矣况後世乎予以為治貴有實効巡狩之禮考制度
觀民風明黜陟此其大節也誠能體古帝王之心選任
賢良撫養百姓崇德報功畢協至公不患制度不一民
風不振若以後世侍衛之衆征求之廣欲行時巡之禮
難矣

宣德三年十月翰林儒臣進講春秋竟上曰聖人匡
世之功憂世之心備見此書當時先王禮樂法度日隳
廢亂臣賊子接跡而起有此書而後天下皆知尊周又
曰孔子作此書以尊周為本孟子乃以王天下勸齊梁
之君何也侍臣對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
周孟子之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矣上曰聖賢
之心無非為天下生民之計孟子時不有王者興何以
解生民之塗炭遂賜講官坐命左右賜果茗

宣德九年十一月翰林侍臣講周書畢上因諭周之

王業及成康治效侍臣曰成王即政之初三叔挾武庚以叛周公以流言避居東都頑民不靖奄及淮夷煽亂成王得保文武之業亦不易也上曰當時皆以為周之不造及成王定奄平淮東土始寧罪人斯得而天又大雷電以風用彰周公之德成王迎公歸誅管蔡遷殷頑民而後王室安自是天下太平刑措四十餘年子孫歷年八百則知始之所震撼者正天所以維持鞏固之也成王卒為守成之令主周召為賢臣以永周家一代之基業豈偶然哉

正統元年春正月上御經筵開講以英國公張輔知經筵事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同知經筵事少詹事王直王英講讀學士李時勉錢習禮陳循侍讀苗衷侍講高穀脩撰馬愉曹鼐並充經筵講官九卿掌印官侍班給事御史各二員侍儀禮畢賜宴及賜金帛鈔錠有差

景泰元年正月初開經筵命太保寧陽侯陳懋知經筵事內閣陳循高穀同知經筵事江淵商輅及侍郎儀銘俞山俞綱祭酒蕭鎡侍講學士劉鉉諭德趙琬皆兼經

憲章類編 卷七
十三
筵官

天順八年八月、憲宗御經筵、賜講官學士柯潛等白金文綺寶鈔。

成化五年八月、上復御經筵。

弘治元年三月初、開經筵、賜講官程敏政等宴及白金寶鈔有差。

秋七月、文華殿講書畢、賜講官程敏政等各織金緋衣金帶。

弘治十七年九月晦日、召輔臣入見、上曰、令李榮來說日講時、劉機講陳善閉邪、陳字解做陳說不是、止云敷陳、其說乃可耳、皆應曰、諾、劉健曰、昨李榮又說以善道啓沃他、他字不是、上微笑曰、他字也不妨、大抵講書、湏要明白透徹、直言無諱、道理皆是、書上原有的、不是纂出、若不說盡也、無進益、且先生輩與翰林院是輔導之職、皆所當言、健對曰、臣等若不敢言、則其餘百官、無敢言者矣、上曰、然、謝遷曰、聖明如此、講官愈好盡心、李東陽曰、今年聖學緝熙、中外臣民、無不仰戴、臣等敢不仰承聖意、皆叩頭謝、上又曰、先生輩可傳與他、不必顧

忘昨所講以有顧忌耳。又曰：他字亦不妨。昨因話偶及此意，以為啓沃之更好，然不必深計也。皆復謝而出。是日天顏和悅，似以昨所傳未的。恐講官因此有所觀望，故特示詳悉如此。蓋經筵講章自數歲以來始去舊時諛頌之習，加以規諫，未嘗少忤。及聞此諭，益知

上意所嚮云。

弘治十八年三月，張元禎上疏勸經筵講太極圖西銘及性理諸書，東宮兼講孝經小學。上嘉納之，亟索太極圖以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尋命元禎管內閣誥勅。

正德八年四月，脩撰何瑋以經筵進講忤旨，謫開州同知。

聖學

洪武丙午年十二月，新殿成，命博士熊鼎類編古人行事可為鑒戒者，書于殿壁。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以備朝夕觀覽。

洪武四年九月，上觀大學衍義，至是錯謂人情莫不

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真德秀釋之曰人君不窮兵黷武則能生之而不傷顧謂侍臣曰晁錯之言所該者廣真氏之言所見者切古人云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朕嘗思為君恤民所重者兵刑濫刑者陷人於無辜黷兵者驅人於死地有國者當深戒也

洪武十二年十一月上觀漢武帝紀謂吳沉曰人君理財之道當視國如家一家之內其父經營儲積未有不為子計者父子而異貲其家必壞矣君民猶父子也若惟損民以益君衣食不給而君獨富豈有是理哉

上與吳沉論持身保業之道上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於微終貽大患不防於小終虧大德謹小行而無已者則可以成大善忽細事而不戒者則必至成大惡常人且然况人君乎沉對曰聖慮及此誠社稷永安之道

洪武十五年七月上謂翰林學士宋訥曰朕每觀尚書至敬授人時嘗歎敬天之事後世中主猶能知之敬民之事則鮮有知者蓋彼自謂崇高謂民皆事我者分所當然故威嚴日重而恩禮浸薄所以然者只為視民

輕也。視民輕，則與已不相干，而畔渙離散，不難矣。惟能知民與已相資，則必無慢視之弊。故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古之帝王，視民何嘗敢輕？故致天下長久者，以此而已。

洪武十六年二月，上觀唐太宗帝範，謂侍臣曰：此十二篇者，雖非帝王精微之道，然語意備至，曲盡物情，使其子孫克守其言，亦足為訓。自後女主竊柄，有乖君體，骨肉少恩，有乖建親，諂諛竝進，有乖求賢，忠諫者忌之，諛佞者悅之，驕奢縱佚，罔知戒懼，賞罰政令不行於天下，闔豎小人朋比於國中，卒召藩鎮之禍，而唐祚遂衰。有國家者，其可不守祖宗之法乎？

洪武十七年夏四月，上謂侍臣曰：朕觀大學衍義，甚有益於治道，每披閱便有警省，故令儒臣日與太子諸王講說，使鑑古驗今，窮其得失，大抵其書先經後史，要領分明，使人觀之易悟，真有國之龜鑑也。

洪武十八年六月，上閱漢書，謂侍臣曰：漢文恭儉玄默，則有之。至於用人，蓋未盡道。初將相大臣，迎自代邸，即位首拜宋昌為衛將軍，張武為郎中令，其諸將相列

侯宗室大臣皆在所緩非所以示至公也有一賈誼而不能用竟死長沙竇廣國賢欲相之以其皇后弟不可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夫以廣國之賢為天下用人何避私嫌乎此其於君人之道所以有未盡也

洪武九年八月上覽宋史見太宗改封椿庫為內藏庫顧謂侍臣曰人君以四海為家因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何有公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如此他如漢靈帝之西苑唐德宗之瓊林大盈庫不必深責也宋自乾德開寶以來有司計度之所缺者必籍其數以貸於內藏候課賦有餘則償之凡有司用度乃國家經費何以貸為缺而許貸貸而復償是猶為商賈者自與其家較量出入及內藏既盈乃以牙籤別其名物參驗帳籍晚年出籤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詒謀如此何足為訓書曰慎厥終惟其始太宗首開私財之端及其後世困於兵革三司財帛耗竭內藏積而不發間有發緡錢幾十萬以佐軍資便以為能行其所難皆由太宗不能善始故也

洪武二十一年三月上謂侍臣曰九昨觀史見前代

人君好聽讒言者必致敗亂蓋國有讒佞忠賢之害也
賢者事君必以正初若落落難合終實有允讒佞儉巧
之人善承人主意人主多為所惑始若無害終實無所
不至其妨賢病國可勝道哉是以人君圖治須保賢哲
去讒佞

洪武二十四年二月上閱漢書賜民爵之令謂侍臣
曰漢高祖之社稷施恩惠賜民之爵子孫相承以為法
或遇有事輒賜民爵至二級三級者又聽民轉移與子
甚無謂也夫爵所以命有德禮日以賢制爵豈可濫及
乎且天下之人無賢不肖槩賜以爵則賢人君子何以
為勸高帝詒謀若此誠未盡善

十二月上御武英殿觀書至惠迪吉從逆凶顧謂劉
三吾曰凡人遭罹凶咎皆已有以取之及事窮勢迫則
僥倖百端冀求苟免於患害何益也三吾對曰如此者
亦當聽命於天上曰心無所愧可聽之於天若其自
取於天何預

洪武二十九年秋七月上觀唐書宰相者魚朝恩恃
功玩忽無所忌憚謂侍臣曰當時不當使此曹掌兵政

故恣肆暴橫然其時李輔國程元振及朝因數輩勢皆極盛代宗一旦去之如孤雛腐鼠大抵小人竊柄苟能決意去之亦有何難但在斷不斷爾又曰漢末之時宦官雖號驕縱尚無兵權故凡所為不過假人主之名以濁亂四海至唐世以兵柄授之馴至權勢之盛劫脅天子廢興在其掌握大抵此曹只充使令豈可使當要路執政操權擅作威福朕深鑒前轍自左右服役之外重者不過俾傳命而已彼既無威福可以動人豈能為患但遇有罪必罰無赦彼自不敢驕縱也

永樂二年八月解縉等呈大學正心章講義上覽之至再諭縉曰人心誠不可有所好樂一有好樂流而不返則欲必勝理若心能盡虛事來則應事去如明鏡止水自然純是天理朕每朝退默坐未嘗不思管束此心為切要又思為人君但於宮室居處衣食玩好無所增加則天下自然無事

宣德三年六月上閱皇明祖訓終卷顧侍臣曰自古創業難守成不易我太祖皇帝起布衣平僭亂奄有中夏萬幾之暇製祖訓一編示法子孫歷六年始克成

書後世子孫但謹守先訓豈有過舉侍臣對曰誠如聖諭以今日言之躬蹈當自陛下始上曰然亦賴卿等匡輔若一言一行或背祖訓卿等頃直言之書云監于先王成憲其末無愆亦古昔賢臣以之告其君者也卿等勉之

宣德四年二月上覽歐陽文至夢卜求賢之說顧侍臣曰君臣相遇豈偶然哉高宗恭默思道渴想賢輔而說築傅巖不能自達一旦得於夢寐間誠千載奇遇由此觀之人君誠心求賢固無不得之理文王因田獵遇太公亦猶此也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物皆有相感之理况一代君臣乎蓋天祐國家必生賢輔高宗求賢之心蓋有格於天矣又曰有高宗之心然後可以夢言有傳說之賢然後可以為相若漢文以夢得鄧通光武以讖用王梁豈不誤哉四月上御便殿與儒臣論史因問漢家諸君在位孰久對曰漢之武帝唐之玄宗皆在位久上曰漢武好大喜功海內虛耗末年能懲前過玄宗初政有貞觀之風久而恣慾遂致禍亂竄身失國武帝猶為彼善於此又曰善心生則明慾心生

則聞武帝以田千秋為賢、玄宗以李林甫為賢、此治亂所由異也。

宣德七年五月，上御便殿觀宋史，顧問侍臣曰：宋有國三百餘年，武事終於不振，何也？侍臣對曰：宋太祖太宗初皆以兵平海內，其子孫卒流於弱，致武備不飭。上曰：宋之君誠失之弱，將帥雖才，亦不得展，蓋為小人所壞，大抵宋之亡，柄用小人之過也。

憲章類編卷之七終

憲章類編卷之八

論道

洪武二年正月，上御奉天門，召元舊臣問其政事得失。馬翼對曰：元有天下，寬以得之，亦寬以失之。上曰：嘗聞寬則得之，未聞以寬失之也。夫步急則躓，弦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寬。元季君臣耽於逸樂，循至淪亡，其失在於縱弛，實非寬也。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棄為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為簡。施之適中，則

憲章要綱 卷八
無弊矣

洪武二年六月。上謂濂曰。古之帝王當晏安之餘。多好神仙。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恬康。即神仙也。濂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使移此心以好賢。則賢者至矣。天下其有不治乎。上深然之。洪武四年六月。上御奉天門。謂吏部尚書詹曷曰。論事當鑒往古。卿儒者。宜知古帝王為治之道。試為朕言之。同對曰。帝王之治。無過於唐虞三代。上曰。三代而上。治本於心。三代而下。治由乎法。本於心者。道德仁義。其用無窮。由乎法者。權謀術數。其用易敗。為治者。違乎道德仁義。必入于權謀術數。擇術不可不慎也。

洪武六年正月。上謂儒臣詹曷曰。朕思聲色乃伐性之斧斤。其為害甚於鴆毒。前代人君。以此敗亡者不少。蓋為君居天下之尊。享四海之富。靡曼之色。窈窕之聲。何求不得。苟不知遠之。則小人乘間納其淫邪。不為迷惑者。幾人。况創業垂統之君。為子孫所承。式尤不可以不謹。同對曰。陛下此言。乃端本澄源之道。誠萬世子孫之法也。

洪武九年十一月。上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寵宦官外戚權臣藩鎮夷狄之禍。侍臣曰：自古亡國多由於此。而所以啓之者有漸。女寵之禍始於溺愛外戚之禍始於怙恩宦官之禍始於預政權臣之禍始於蒙蔽。至於藩鎮跋扈則由於姑息夷狄侵暴則由於不振。漢唐以下覆轍可鑒矣。上曰：木必蠹而後風折之體必虛而後病乘之國家之事亦猶是矣。漢無外戚閹宦之禍唐無藩鎮夷狄之禍國何能滅然制之有道若不惑於聲色何有女寵之禍不牽於私愛何有外戚之禍不假以政事何有宦寺之禍不為所蒙蔽何有權臣之禍兵賦不專何有藩鎮之禍武備不弛何有夷狄之禍凡此數事嘗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覽亦社稷無窮之利也。侍臣頓首曰：願著之常典以示將來。

洪武十二年八月。上御華蓋殿與侍臣論治身之道。上曰：人之害莫大於欲。欲非止於男女宮室飲食服御而已。凡求私便於己者皆欲也。然惟禮可以制之。先王制禮所以防欲也。禮廢則欲肆。為君而廢禮縱欲則毒流于民。為臣而廢禮縱欲則禍延于家。故循禮可以寡

過肆欲必至滅身

洪武十二年十一月。上御奉天門視朝畢。顧謂吳沉曰。人主治天下。進賢納諫。二者真切要事也。沉對曰。誠如聖諭。但求之於古。能行者亦鮮。是以亂日常多。治日常少。上曰。使其真知賢者。能與其國。何有不好。真知諫者。在於忠已。何有不納。惟其知之不真。是以於已難入。若誠能好賢。則不待招徠。而賢者自至。誠能納諫。則不待旌賞。而諫者畢來。沉對曰。陛下此言。誠國家興治之要。

洪武十六年三月。上與侍臣論歷代創業及國祚脩短。侍臣皆曰。前代祚運之長。莫逾成周。其次莫如漢。諫議大夫唐鐸進曰。三代以後。起布衣有天下者。咸稱漢高帝及陛下而已。以臣觀之。漢高除秦苛法。雜伯而不純。陛下革胡元弊政。一復中國先王之舊。所謂撥亂世反之正。漢高不事詩書。昇心馬上。陛下留心聖學。親灑宸翰。制諭萬方。卓然與典謨訓誥相表裏。陛下豈漢高所能及哉。上曰。此不足論。周家自公劉。后稷。奕世積德。文王以服事殷。武王遂一戎衣而有天下。若使其後

君非成康臣非周召益脩厥德則文武之業何能至八
百年之久乎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使吾後世子孫
皆如成康輔弼之臣皆如周召則可以祈天永命國祚
愈昌侍臣頓首曰陛下斯言宗社萬年之福也

夏四月上謂侍臣曰人君不能無好尚要當慎之蓋
好功則貪名者進好財則言利者進好術則游談者進
好諛則巧佞者進夫偏於所好者鮮有不累其心故好
功不如好德好財不如好廉好術不如好信好諛不如
好直夫好得其正未有不治好失其正未有不亂所以
不可不慎也上謂諫議大夫唐鐸曰人有公私好惡
不齊故言有邪有正正言務規諫邪言務謗諛謗言近
於忠諛言近於愛惟不惑於謗言則聽日聰而讒人自
去不眩於諛言則智日明而佞人自絕矣鐸對曰聽言
之難從古爲然惟不爲所眩惑則讒自遠陛下聖諭深
得其情上曰朕日總萬幾所行有得失非資人言何
由以知故廣開言路以衆言有善者則獎而行之風聞
不實亦不之罪惟讒佞面諛者決不可容也

洪武十七年七月上御東閣翰林待詔朱善等侍

上曰人君能以天下之好惡為好惡則公以天下之智識為智識則明又曰人之常情多矜己能好言人過君子則揚人之善不矜己之善貸人之過不貸己之過又曰萬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虚心以應之多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誠心以待之善等皆悚聽

洪武十八年三月 上與侍臣論漢之諸帝侍臣有言明帝亦聰明之主上曰人主不以獨見為明而以兼聽為明通於人情察於是非則聰明得其正矣若屑屑於細故則未免苛察上苛察則下急迫反有累於聰明也

洪武十九年春正月戊午朔 上與侍臣論治道曰治民猶治水治水者順其性治民者順其情人情莫不好生惡死當省刑罰息干戈以奠之莫不厭貧喜富當重農時薄賦歛以厚之莫不好佚惡勞當簡興作節徭役以安之若使之不以其時用之不以其道但抑之以威迫之以力強其所不欲而求其服從是猶激水過鵝終非其性也

二月 上坐東閣因與侍臣論仁智 上曰聖人篤於仁賢者不舞智若姑息之仁不為愛物姦欺之智足以

信書一類系
禍身又論天人相與之際。上曰：天人之理無二人當以心爲天論。儉上曰：不可儉者祭祀然祭不可瀆不可儉者賞賚然賞不可濫。

洪武二十年八月。上謂侍臣曰：人君一心當謹嗜好。不爲物誘則如明鏡止水。可以鑑照萬類。一爲物誘則鏡垢水滓。豈能照物。侍臣對曰：陛下謹所嗜好。正心之道莫過於此。上曰：人亦豈能無好。但在好之得其正耳。如人主好賢則不肖者遠。好直則諂佞者遠。而國治矣。苟反其所好。則賢者遠而不肖者進。正直者遠而邪佞者進。欲國之不亂難矣。一嗜好之間而治亂係焉。可不謹乎。

洪武二十一年三月。上召考試官陳宗順等諭之曰：今日觀列子鄰子竊鈇之事。因思人之信疑皆生於心。信心常出於忠厚。疑心必起於偏私。夫信其所好。疑其所惡。乃人之常情。是故不可不察也。君之於臣。好而信之。讒言雖至而不入。惡而疑之。毀謗不召而自來。苟能以大公至正之心。處已待人。自無獨信偏疑之私。其或反乎公道而不得好惡之正。未有不流於一偏者也。惟

能好所當好、惡所當惡、信所當信、疑所當疑、則人無浸潤之讒、形似之惑矣。又論五性之德。上曰：小惠非仁、小節非義、足恭非禮、苛察非智、諛而不貞、不可謂之信。因給紙筆、令諸儒撰疑信論。

洪武二十二年六月、上退朝、與侍臣論及守成之道。上曰：人常慮危、乃不蹈危、常慮患、乃不及患。車行於峻坂、而什於平地者、慎於難而忽於易也。保天下亦如御車、雖治平、何可不慎。

十一月、上御謹身殿、翰林學士劉三吾侍、因論治民之道。三吾言：南北風俗不同、南可以德化、北可以威制。上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不可有彼此之間。汝謂南方風氣柔弱、故可以德化、北方風氣剛勁、故當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地無之？君子懷德、小人畏威、施之各有攸當。烏可槩以一言乎？三吾悚服稽首而退。上謂侍臣曰：興治之要、當進君子、退小人。兵部尚書沈縉對曰：君子小人、實未易識。上曰：獨行之士、不隨流俗、正直之節、必不庸常。譬如良玉委於污泥、其色不變。君子雜於眾人、德操自異、何難識也。縉又曰：自古君

子常少小人常多亦不易去。上曰善者進之足以勸善惡者去之足以懲惡故太陽出而群陰消賢者舉而不仁者遠夫何難去哉。

三月。上謂廷臣曰朕嘗命寺人發庫藏中古鏡十餘以鑑容貌多失真召治工數人問之莫能答最後一人言範模不正故鏡體偏邪照人失真朕聞之惕然感悟夫鏡一物耳畧有偏邪則不可鑑形人君主宰天下辨別邪正審察是非皆原于心心有不正百度乖矣正心之功其可忽乎。

洪武二十四年八月。上與侍臣論漢高祖聽張良之言卽銷六國印。上曰高祖聞善言卽能感悟如此者安得不興後之爲君者少有及之侍臣曰漢高以後若唐太宗亦能善善故其爲治亦有足稱。

洪武二十五年七月。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治道因及理亂。上曰爲治之道有緩急治亂民不可急急之則益亂撫治民不可擾擾之則不治故烹鮮之言雖小可以喻大治繩之說雖淺可以喻深侍臣對曰誠如聖諭。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 上謂侍臣曰人主之聰明不可使有壅蔽壅蔽則耳目聾瞶天下之事俱無所達矣劉三吾對曰人君惟博集衆論任用賢能則視聽廣而聰明無所蔽若信任儉邪隔絕賢路則視聽偏聰明爲所蔽矣 上曰人主以天下耳目爲視聽則是非無所隱而賢否自見昔唐玄宗內惑於聲色外蔽於權姦以養成安史之亂及京師失守倉惶出幸雖田夫野老皆能爲言其必有今日者玄宗雖恍然悔悟亦已晚矣夫以田夫野老皆知而玄宗不知其蔽於聰明甚矣使其能廣視聽任用賢能不爲邪妄所惑則亂何從而生哉

上謂侍臣曰毀譽之言不可不辨也人固有卓然自立不同於俗而得毀者亦有諂媚狎昵同乎流俗而得譽者夫毀者未必不肖而譽者未必賢也第所遇有幸不幸爾人能知其毀者果賢則誣謗之言可息而人亦不至於受抑矣知其譽者果不肖則偏陂之私可絕而人亦不至於倖進矣問君子於小人小人未必能知君子且又忌之鮮有不爲所毀者問小人於小人其朋黨阿私則所譽者必多矣唯問於君子則處心公正然後能

得毀譽之實故知人爲難而知言爲尤難也

六月 上燕閒與侍臣論上曰昔楚莊王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夫一喜一憂得失判焉以此見武侯之不
如楚莊也夫喜者矜其所長憂者憂其所不足矜其所
長則志滿志滿則驕驕則淫佚敗日至矣憂其不足者
則志下志下必能虛心而受人則人孰不樂告以善道
故莊王卒霸諸侯以興楚國武侯侵暴鄰國而魏業日
衰以此觀之人君當遜志納善人臣當以道事君君臣
之間各盡其道則天下之事無不濟矣

洪武三十年七月 上諭群臣曰凡人所爲不能無過
舉而其心則有公私但當平其心以觀之若其心本公
而所爲之事不當此則識見未至若緣私意而有謬戾
者此則其故爲之也君子小人於此可見然君子之過
雖微必彰小人之過雖大弗形蓋君子直道而行不事
掩覆小人巧於脩飾多所隱蔽人君不察於此則君子
小人莫辨又曰朕觀往昔議論於人主之前者君子必
多忤意小人必多順從若以忤已而怒之順已而悅之

憲章類編 卷八
則小人進而君子斥矣人主取人但當詳審一心之權
衡不當遽徇一時之喜怒而汝等亦當勉爲君子不當
甘爲小人也

永樂二年三月 上御武英殿與侍臣論用人 上曰
人君進一人退一人皆不可苟必須厭服衆心若進一
人而天下皆知其善則誰不爲善退一人而天下皆知
其惡則誰敢爲惡無善而進是出私愛無惡而退是出
私惡徇私而行將何以服天下

永樂二年四月吏科右給事中孫璘密奏前日禮部所
定八人頒詔外國皆素非誠實者時已行二日 上曰
此非專出禮部定吏部亦言其可使故從之爾在吏科
與聞銓注之事彼既不誠則未行之先當言何必俟之
既去乃言夫人性皆善有不善者習使之也亦在人主
用之如何如叔孫通在秦則僞在漢則誠裴矩在隋則
佞在唐則忠本是一人但在人主能用與不能用爾適
爾所言慎勿泄也

永樂四年七月 上燕閒與侍臣論及人之壽夭 上
曰壽夭在天人貴勉其在已者人壽百歲世多有之然

皆身沒無聞顏子三十二令名無窮人苟有德可傳何
必百歲之壽

永樂四年閏七月召北京儒士武周文至命爲翰林侍
講學士以其老賜勅致仕上語胡廣等曰朕守藩時
王府官亦有三二人知易者然皆不若周文切實但所
言亦有拘滯處蓋易道在變通不失其正古人隨時從
道之說最得要領唯在虛心以玩之耳又曰爲學不可
不知易只內君子外小人一語人君用之功效不小

永樂十年十一月洮州衛所鎮撫陳恭上言侍衛防禁
宜嚴外夷異類之人不宜實左右玄宗幾喪唐室徽欽
幾絕宋祚夷狄之患可爲明鑒上曰所言禁衛宜嚴
甚是但天之生才何地無之爲君用人但常明其賢否
不當分別彼此其人果賢則信任之不賢雖至親亦不
可用漢武帝用金日磾唐太宗用阿史那社爾蓋知其
人之賢也若玄宗寵任安祿山致播遷之禍正是不能
知人宋徽宗自是寵任小人以致夷狄之禍不因用夷
狄之人也春秋之法夷而人於中國則中國之朕爲天
下主覆載之內但有賢才用之不棄近世胡元分別彼

憲章類編 卷八
此柄用蒙古韃靼而外漢人南人以至滅亡豈非明鑒
禮部尚書呂震請加恭妄言罪 上曰恭之心本是忠
朝廷但未深思耳豈可罪之朕恒語卿等言事之人或
有乖謬亦當容之若加之罪則言路塞而人君無由得
聞善道矣爾為大臣乃有此言亦非忠也

洪熙元年宣宗 十二月 上罷朝御左順門尚書蹇
義等侍因論及漢光武保全功臣事義曰光武以吏事
責三公故功臣不用所以保全 上曰功臣固貴保全
而人才不可廢置伊尹相湯伐桀為商阿衡閔天散宜
生之徒相武王伐紂未嘗不見用於當時參陵平勃輔
安漢室皆高帝之舊臣况天生賢才以為世用彼誠有
公輔之器國家推誠心倚任之固無不保全者矣以其
為功臣置而弗用亦過矣我朝於將臣擇其德望才幹
者分掌五府而軍國大政悉決於朝廷彼得效用而大
權出於上用入之道保全之意亦可謂兼盡矣
宣德二年九月 上御左順門與侍臣論理兵經國之
道 上曰朕昨觀宋太祖承五代分裂之餘平湖南平
蜀平江南俘嶺南劉鋹太宗并有吳越親征太原降劉

繼元當時兵力足以混一而幽薊之地終不復歸中國何也侍臣對曰自石晉以關南諸郡賂契丹飛狐以東重關複嶺爲胡虜所有幽薊之南平壤千里蕃漢共之用兵不易也上曰禦狄之道守備爲先彼得其險已非我利况當時契丹強盛無可乘之機乎然使宋之子孫謹守憲章練兵以備之恒如開寶淳化之時亦足以保其成業何熙寧至宣和小人用事國多弊政遂至金虜之禍高宗南渡并中原而棄之國勢陵夷有其漸矣宣德五年三月上御武英殿偶與侍臣論漢以下創業諸君侍臣有言漢高帝之大度有言唐太宗之英武有言宋太祖之仁厚不相上下者上曰唐太宗宋太祖皆假借權力襲取天下唐太宗慙德尤多漢高帝及我朝

太祖皇帝起布衣光明正大可比而同然高帝除秦苛政而禮文制度不脩我太祖剪除群雄革前元敝俗申明中國先王之教要爲過之侍臣皆叩首以爲至論七月上燕閒與侍臣論商周得天下之道侍臣曰湯武順天應人除暴安民功加于時德垂後裔所以天下

歸之傳之子孫歷世長乂。上曰：天所歸蓋非偶然。唐虞之時，契敷五教，百姓親睦，后稷教民稼穡，天下享其利。至湯放桀，武王伐紂，遂有天下，誠以先世功德在民，篤生聖哲，用集天命，有不可辭者。子其子孫享國長乂，亦惟仁義道德足以培植之也。

宣德六年三月，上朝退，御武英殿，問侍臣曰：古之井田最爲善政，後世何以終不能行？侍臣對曰：自秦開阡陌，富強者得以兼并，遂致因循。上曰：朕惟爲國養民，在有實惠，誠能省徭役，薄徵歛，重本抑末，便是養民，亦何必拘於古法？

宣德七年七月，上御武英殿，翰林儒臣侍，因論漢唐開創輔臣侍臣對曰：蕭曹房杜雖皆常才，亦當時無過之者。今天下之廣，未必無才，但係於遭際何如耳。上曰：然如三老董公及泰山道士徐洪客皆不見用，而蕭曹房杜成功，誠哉人才遭際爲難也。

七月，上登萬壽山，坐廣寒殿，召翰林儒臣侍，命同覽都畿山川形勢，既畢，上諭之曰：此元之故都也。世祖知人善任，使信任儒術，愛養民力，故能混一區宇以成。

帝業再傳至武宗元政稍有變更仁宗繼之恭儉愛人
卽位之初興學校勵風憲清中書其孜孜爲治一遵世
祖之法足以爲賢君英宗果於殺戮奸黨畏禍遂構大
變泰定以後皆享祚不久至順帝在位旣久肆志荒淫
怠於政事紀綱法度蕩然遂致失國使順帝能恭儉長
守世祖仁宗之法天下豈爲我祖宗所有又曰茲山茲
宇順帝存日宴遊者也豈不可感侍臣叩首曰桀之跡
周之鑒也上曰然

宣德八年秋七月上與侍臣論漢高帝唐太宗皆開
創之主侍臣有盛稱太宗英武過高帝者上曰太宗
才盛高帝義盛高帝不事詩書而大義瞭然太宗文雅
足稱而大義未明

宣德九年三月上與侍臣論兩晉侍臣曰晉武懲魏
氏刻薄奢侈之弊欲矯以仁儉及平吳之後頗事游宴
怠於政事掖庭殆將萬人外戚用事勢傾內外曾不一
傳禍生閨闈馴致戎羯之亂元帝繼統江左恭儉有餘
明斷不足大業未復禍亂內興明帝明敏有機斷故能
誅剪兇臣惜其享年不永成帝以後類皆孱弱寄命於

強臣奄奄百有餘年亦為幸矣。上曰昔武以開創之主不為遠圖樹立失宜託付非才羗朝鮮卑雜處內郡而不能以時區處所以國禍方殷而戎寇遽至東晉僅能立國逆臣接跡朝政陵夷而猶延數世者亦有賢人為之用也。又曰古先帝王維持天下以禮教為本兩晉風俗淫僻士習浮薄先王禮樂教化於是蕩然豈又安之道哉。

視朝御門及平吉室議政

洪武二十九年春正月庚申朔上罷朝從容問左右民間事禮部尚書門克新對曰聖澤深廣天下之民各安生業幸蒙至治。上曰雖堯舜在上不能保天下無窮民若謂民皆安業朕恐未然何得遽言至治。

永樂二年四月上御奉天門召六科給事中諭曰朕日臨百官可否庶務或有失中爾等宜直言無隱又顧解縉等曰敢為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敢為者強於已敢言者強於君所以王魏之風世不多見欲使進言者無所畏聽言者無所忤天下何患不治朕與爾等勉

之

永樂四年正月，上御右順門晚朝，百官奏事畢皆趨出。上召六部尚書及近臣，諭曰：「早朝四方所奏事多，君臣之間不得盡所言，午後事簡，卿等有所欲言，可就從容陳論。朕有欲言者，亦欲及此時與卿等商確。」

永樂五年四月，上謂侍臣曰：「朕與卿等論政事，每不覺坐久，或謂朕曰：『語多傷氣，非調養之道。』當務簡默為貴。朕語之曰：『人君固貴簡默，但天下之大，民之休戚，事之利害，必廣詢博訪，然後得之，非好多言也。』侍臣對曰：『舜無為而治，然亦好問好察，邇言豈舜不貴簡默哉？』

上曰：「不如是不足以盡群情。」

按丘濬曰：「我祖宗以勤為治，無日不朝，而每日之間，有早午晚三朝，或再朝焉，誠以自古禍亂之端皆起自蒙蔽，蒙蔽之由起自上下之情不通，上下之情不通起自君臣不相接見，然徒接見而不相親問答，猶不見也。故聖祖御製大誥首篇以君臣同游為開卷第一義，所以示萬世聖子神孫者至矣。」

成化四年十月，吏部九卿等衙門尚書等官李秉等俱

午朝失期不及入侍，聯名上奏待罪，詔爾等常以勤政爲言，及朕視午朝，却又怠慢，既引咎，姑宥之。

成化五年八月，上復視午朝。

弘治三年十一月，因彗見，求言。刑部侍郎彭韶言：臣獲隨午朝，竊見日奏尋常起數於事，無補。願陛下自今午朝，惟議經邦要務，如大陞除大災，異緊急錢糧邊關軍政工程囚犯之類，許令該衙門先期開具事由，候駕御左順門，就於御前，共同計議，取旨奉行，仍乞溫顏俯詢，曲折如此，不惟世事日達於聖聰，而群臣邪正亦因可見。既不廢午朝之典，又可令群臣率作興事。上嘉納之。

弘治十年三月，命司禮太監韋眷至內閣，召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至文華殿。上命左右取群臣章奏，付溥等看詳，相與議定批詞，以次陳奏。上或更定二三字，或刪去一二句，批畢發出，中有山西巡撫及禮部諸疏，皆從容顧問，擬議停當，然後批答，賜茶而退。李東陽謂自天順末至今三十餘年間，嘗召內閣不過一二語，是日經筵罷有此召，因得以窺天質之明，睿廟筭之周詳。

度幾都俞吁咈之氣象云

八月、上御平臺召輔臣議政事

弘治十三年正月大學士劉健等上言自古願治之君必早朝晏罷日省萬機祖宗黎明視朝每日奏事二次邇者視朝太遲散歸或至昏黑四夷朝貢奚所觀瞻庶府文移多致寢閣矧今各邊啓釁四方荐災尤爲可慮怠荒是戒勵精是圖庶可以回天意慰人心也 上嘉納之

四月、上御平臺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議政事

弘治十五年十二月、上召兵部尚書劉大夏左都御史戴珊問曰邇聞軍民多不獲所焉得天下太平大夏對曰求治亦難太急唯行所當行久之天下自治 上曰閣臣如劉健亦可計事顧其所與之人太雜耳渠嘗獨薦一人甚不愜朕意亦不言其姓名明日大夏詢之內使陳寬寬曰劉學士曾薦副都御史劉宇才可大用上不答劉學士再言之上亦不答當時已服 上之知人云

弘治十六年五月、上御文華殿召劉大夏諭曰事有

不可每欲召卿商確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以揭帖密進大夏對曰不敢上曰何也大夏曰先朝李孜省可爲鑒戒上曰卿論國事豈孜省營私害物者比乎大夏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行是亦前代斜封墨勅之類也陛下所行當遠法帝王近法祖宗公是公非與衆共之外付之府部內咨之閣臣可也如用揭帖因循日久視爲常規萬一匪人冒居要職亦以此行之害可勝言此甚非所以爲後世法臣不敢効順上稱善久之

按宋藝祖謂李沆獨無密啓夫人君公聽並觀于大廷之上而奸邪猶且混淆國是矧密啓乎當時謂沆不唯得宰相之大體而寔人君之大防也劉大夏與李沆之貽謀遠慮其真後先一揆矣

刑部尚書閔珪讞重獄忤旨批答久不下一日劉大夏入對便殿上因語及之對曰人臣執法不過效忠朝廷珪所爲無足異上曰且道自古何君何大臣如此對曰臣幼讀孟子見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叟殺人臯陶亦執之而已似未可深責上頷之明日允珪所擬

劉大夏議革騰驤四衛軍士。上召大夏密議。又及裁抑內臣事。大夏至榻前。上左右顧近侍解。上意將有密語。卽退避。大夏侍上語久。欲起不能。上命司禮太監李榮等扶掖出左順門外。榮且扶且請曰。吾輩多過。失望於上前。隱惡揚善。大夏曰。聖上天性聰明。吾於政事外。未嘗敢毀譽他人。今日以老求退。上曰。李榮每在朕前說卿是好官。吾與君踪跡疎遠。不知何以有此。榮曰。當朝大臣。公爲第一。榮何敢蔽賢也。

弘治十八年四月。上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煖閣。袖出數疏。指一揭帖曰。此廣東巡按御史聶賢所奏。地方盜賊事。須緊鎮巡官。劉健對曰。昨所擬已。是切責。上曰。然。凡一應事務。當與當革者。皆責在鎮巡。今都不見奏報。更須加緊。皆應曰。諾。上又指二疏曰。此南京科道劾兩京堂上官。作何處置。健對曰。進退大臣事。重臣等不敢輕擬。上曰。彼首言崔志端。是道士出身。先年亦。有道士掌印者。但不多耳。健對曰。固然。上又曰。彼言周季麟。喪師失律。失律者非止一人。健等對曰。季麟亦。是好官。上曰。然。洪鍾在薊州時。以潮河川開山致損。

人命故人論之不已健亦對曰洪鍾亦好李東陽曰好處儘多上曰彼言卑諂大臣要剛正有氣節若果有卑諂之行當退但亦無指實難遽退耳健對曰皇上每值糾劾欲求實跡最是上曰若大臣有曠職壞事者誠宜黜以示戒今亦無甚不好者須皆留辦事耳健等奏曰臣等每見留着辦事之文竊有未安大臣宜甄別賢否若槩云留着辦事即係該退之人姑容不退中有好者似不能堪上笑問曰然則先生輩意欲如何處置皆對曰止云照舊辦事可耳上曰然又指一疏云太常寺欠行戶錢鈔昨有旨查洪武等錢緣何市不通使戶部查覆未明仍須別爲處置務使通行健等皆對曰此須自朝廷行起如賞賜折俸之類在下如鹽鈔船鈔亦用舊錢乃可通行且民間私鑄低錢聽其行用本朝通寶乃不得行誠非道理謝遷對曰昨令查議正欲通行但私錢不禁則官錢決不能行前年鑄弘治錢曾禁私錢不三日即濫使如故上曰何故如此皆對曰只是有司奉行不至上曰今須嚴禁東陽奏曰臣等訪得今所鑄錢徒費工料得不償失亦是有司

不肯盡心若止如此雖鑄何益遷曰昨令查已未鑄造
數目亦是此意上曰然健等因奏曰今國帑不充府
縣無蓄邊儲空乏行價不償正公私困竭之時鑄錢一
事最為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理財之事不可不講
也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開中徒有其
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納矣上問商人何故不肯上
納健等因極論奏討之弊上曰奏討亦只是幾家東
陽奏曰奏討之中又有夾帶奏討一分則夾帶十分商
人無利正坐此等弊耳上曰夾帶之弊亦誠有之健
等又言王府奏討亦壞鹽法每府祿米自有萬石又奏
討莊田稅課朝廷每念親親輒從所請常額有限不可
不節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皆對曰誠如聖諭但
乞今後更不輕與則不敢奏矣健因奏曰臣聞國初茶
馬法初行有歐陽駙馬者販私茶數百斤

太祖皇帝曰我纔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寘極典高皇后亦
不敢勸止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上曰非不敢言乃
不肯言耳因言鹽法須整理遷等贊曰請下戶部查議
上曰然明日降旨云祖宗設立鹽法以濟緊急邊儲係

國家要務近來廢弛殆盡商賈不行各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便遍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於是中外稱慶知上意勵精思治如此是日天顏甚霽問答詳悉藹然家人父子之風誠前古所罕見也復召輔臣至煖閣上問曰昨管河通政奏巡按御史陸偁私寄書二冊題曰均徭則例又擅革接遞夫役若干名陸偁爲御史柰何寄人私書於理不當且夫役係是舊制何得擅減李東陽對曰觀奏詞恐所寄卽是則例上曰書自是書皆不敢答劉健對曰均徭事亦是御史所管上曰何爲不奏健曰然則罪之乎

上曰今日陸偁已見姑令回話縱不深罪亦須薄示懲戒皆應曰諾上又出一疏曰此戶部覆奏處置流民疏內推刑部侍郎何鑑查已服滿此須會吏部戶部安得自推健對曰凡係本部承行事亦有徑推者上曰此前人不是吏部銓衡之職推舉人才乃其職掌若使會推他日不稱亦無後詞健東陽皆對曰何鑑誠是好官能了此事上曰何鑑雖好終要經由吏部健曰然則通令吏部會議上曰處置流民是戶部事只用是

字答之不須再會吏部惟所推官員須會吏部耳皆諾
而出蓋上既明習國事論議層出或累數十言臣下
欲盡一二語至無間可入或不竟其辭而退

按嘉靖間霍韜曰天下有論職官臧否政事得失者
初付之內閣內閣惟擬定浮帖進上委之左右由是
有事涉左右者因得旁訴倖免有乘機欺罔者妄言
事體不便或曰格例不合或曰人情不堪甚則曰外
臣朋黨護短徇私故內閣原議時有改易動駭人心
矣請自今每日午刻或御文華殿或御左順門召內

閣大臣二員六部尚書侍郎六員六科給事中六員
講讀學士二員侍立將應發章奏條擬旨意斟酌填
註大臣有奸回不忠面肆欺罔者給事中得以面糾
其過有古今異宜稱量輕重者講讀官得以備其顧
問如此則在上為虛心守正以聽天下而無諱過護
短之私大臣為取人以善而無徇私妬賢之罪內臣
亦得安靖美名而無招權壞事之謗矣

諭文武羣臣

永樂元年正月勅諭内外文武群臣曰上天之德好生
爲大人君法天愛人爲本我

皇考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爲天下主政教脩明近古鮮
比朕續承大統思承付託之重爾文武群臣共遵成憲
悉力一志敬之慎之

四月諭中外文武群臣帝王圖治必審於用人或取諸
亡國或舉於讐怨惟其賢而已若唐太宗用王珪魏徵
房玄齡杜如晦李靖尉遲敬德宋太祖用范質王溥石
守信王審琦輩相與協心比力共建功業載在信史垂
譽後世可鑒也朕蒞祚以來思惟文武群臣皆皇考舊
人推誠用之纖悉無間又何嫌疑之有哉其各盡乃心
共乃職朕言不再其深體之

洪熙元年二月上以災異屢見而進言者鮮勅諭文
武群臣曰間因大理少卿弋謙所言過於矯激朕一時
不懌群臣迎合朕意交章奏其竇直請置諸法朕但免
謙朝參自是以來言者遂少朕於謙一時不能含容方
負愧咎爾群臣亦各思以君子之道自勉勿以盡言爲
戒庶幾君臣相與之義令弋謙朝參如故

勉諭文臣

洪武五年二月上諭群臣曰凡居官者任雖不同皆當盡職昔范仲淹居官計日所爲必與食稱或有不及次日補之君子盡心於國如此朝廷豈有廢事天下安得不治元之將亡內外諸臣惟日餽肥甘不脩職事生民疾苦漠若不聞紀綱廢而人心日離遂致土崩明鑒不遠朕每夜側席未明視朝常恐廢怠民失所依卿等當體朕懷以脩厥職則無負國家永有譽於青史豈不美乎

洪武九年十二月上諭群臣曰朕每事必詳審而後行既行而又有相妨者以一人之智慮豈能周天下之事情左右之人於此能竭誠盡意相與可否豈不事皆盡善何乃惟圖容悅默而不言自謂得計殊不知百世之下難逃清議如張禹孔光之徒誠何人哉群臣皆頓首

洪武十年九月上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無爲藉口縱恣荒寧不親政事而諛佞小人又逢

以主逸臣勞之說殊不知治天下者無逸然後可逸若以荒寧怠政爲垂拱無爲帝舜何爲曰耄期倦于勤大禹何以惜寸陰文王何以日昃不食人君日理萬幾怠心一生則庶務壅滯貽患不可勝言朕常以勤勵自勉未旦臨朝夜卧不能安席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卽爲憂惕或量度民事當遠行者卽待旦發遣朕非不欲暫安祇畏天命不得不爾朕言及此者恐群臣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股肱旣惰元首叢脞民何所賴書云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爾群臣但能以此爲勉朕無憂矣群臣皆頓首受命

洪武十七年十一月 上御東閣謂侍臣曰責難之辭人所難受明君受之爲無難諂諛之語人所易從昏主聽之尤易入朕觀唐虞君臣賡歌責難之辭氣象雍容垂訓萬世此誠可法後世以諂諛相歡如陳後主江總輩污穢簡策貽譏千古此誠可戒贊善董倫對曰誠如聖諭惟明主則能慎擇之上曰責難不入於昏君諂諛難動於明主人臣以道事君惟在守之以正若患得患失則無所不至矣

洪武三十年十二月癸未。上不豫。廷臣數問安。勅之曰。昔有元治世。民庶乂安。何期至正之君。失於勤民。慢於事神。由是假手群雄。倡亂華夏。兵興之時。朕潛草野。不得已而從戎。當時倡亂稱尊者幾人。恣為吞併。自相磨滅。如此者十有七年。朕西定荆楚。東平吳越。北撫華夏。為衆所推戴。定鼎金陵。國號大明。改元洪武三十年。于茲朕壽亦七十矣。靜而思之。非皇天眷命。安得居天位。若是久哉。古語云。天不與首亂。豈非朕無心於天下。以救民為心。故天特命之乎。近者失調受疾。卿等頻來問安。禮也。堯舜禹湯文武之世。臯夔稷契伊傅周召為之臣。其有志匡主一也。朕以此示卿等。宜竭忠脩職。副朕至懷。

戒諭武臣

洪武三年十一月。上朝罷。退坐東閣。召諸武臣問之曰。爾等退朝之暇。所務者何事。所接者何人。亦嘗親近儒生乎。往在戰陣之間。提兵禦敵。以勇敢為先。以戰鬪為能。以必勝為功。今閒居無事。勇力無所施。當與儒生

講求古之名將成功立業之故事君有道持身有禮謙
恭不伐能保全其功名者何人驕淫奢侈暴橫不法不
能保全終始者何人嘗以此爲鑑戒擇其善者而從之
則可與古之賢將並矣

洪武四年十一月上御武樓指揮郭英等侍側上
謂英等曰朕嘗思保天下汝等能思保身家乎英曰臣
性至愚亦嘗念及此 上曰朕命軍士往臨濠造宮殿
汝等又役之爲私室是保身家之道乎英等駭愕請罪
上曰朕每思所以保汝輩之道汝輩乃不思保其身
誠愚也昔朕皇考嘗言凡人守分植財如置田獲穡歲
有常入用之無窮若悖理得財如貪官汙吏獲利雖博
有喪身亡命之憂今汝等有勲勞於國朕旣酬以爵祿
是卽恒業能守而勿失子孫永賴不然將無後憂乎英
等頓首乞哀姑免究

洪武二十一年七月頒賜天下武臣大誥令其子孫誦
習十一月頒賜武臣保守勅時廣西指揮耿良以科
歛激變良民江西指揮戴宗以收捕山賊貪賄賂致賊
人縱橫皆坐罪 上曰武臣不知受命守禦之方與夫

崇名爵享富貴福及子孫之道特為保守勅頒諸武臣使朝夕覽觀知所鑒戒

洪武二十二年二月禁武臣不得預民事

永樂五年十二月以太祖高皇帝戒飭功臣鐵榜及勅旨頒賜武臣

永樂十七年十二月上勅武臣曰自古國家盛衰存亡未有不係於武備之張弛漢唐世遠姑置不言近代宋太祖太宗將勇兵強削除暴亂四海晏然及其子孫弗率武備不脩醜虜僭竊馴致海內分裂宗社丘墟元

世祖時戎部嚴整甲兵強盛天下寧謐傳至數世嗣主荒淫軍政廢弛群雄並作竟至覆亡我

皇考太祖高皇帝受天命定天下于時將帥效忠士卒奮勇肅清奸宄遂建洪業朕嗣位以來夙夜惕勵惟恐蹈宋元覆轍以墜丕緒爾等世有爵祿與國家同休戚者脩整武備為國爪牙此爾等之責所宜夙夜究心用副倚注而比來紀律廢弛隊伍空虛軍士逃亡悉付不問甚至通同有司受賕賣放取回軍明有程限今縱其在外或五六年或十餘年不回及所取回軍十無一二猝

有緩急何以應調武備若此國何賴焉是皆爾等下不恤軍上不忠國所致自今宜鑒古人之得失體國家之委任修職務撫士卒實軍伍繕器械使兵政振舉奸宄不作朝廷有磐石之安爾等亦未保富貴若不遵朕言仍蹈前失必罪不宥

宣德七年九月直隸隆慶衛指揮同知袁泰等奏本衛指揮同知李景鎮守居庸關調度有方行事得宜今缺指揮使請以任景通政司以聞上不從因召諸武臣語之曰爵賞當自朝廷景若有功朕豈吝此唐自中世以來威權不振河北將帥皆由軍中所立此輩猶欲效之耶為人臣者但當竭忠盡力爲國立功不患不富貴勿得越制以干憲與群臣皆頓首

戒諭功臣

洪武五年六月作鐵榜申戒公侯

成祖革除建文四年十二月戒諭靖難功臣

諭諸司

洪武十五年六月勅諭諸司各存天理行事若是不公鬼神不饒如何消受祿食

洪武十八年六月詔禁諸司納賄布政司毋得送贓六部等衙門若六部等有犯必稽贓自何來司府州縣有犯必遞相窮究

宣德三年五月上出酒諭示百官時郎官御史以酣酒相繼敗故作酒諭

天順三年二月禁朝臣交通初石彪事發言官密奏且謂恐有漏泄於彪者上召李賢曰群臣黨惡如此不可不戒賢曰誠如明旨乃勅諭百官今後文武大臣無故不許往來近侍官不許造大臣私宅錦衣衛官亦然於是朝臣肅然交通之弊始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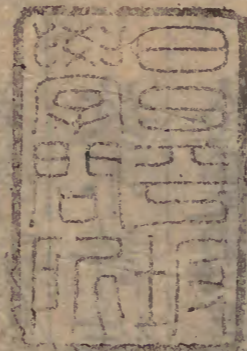
誅逆詔示

正德五年九月以誅逆鐔逆瑾詔天下

信長御書類編

卷八

三三



文化發賣

